



明齋先生集八

書

卷二十六

~16  
2376  
9



2376  
26-9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五



書

答羅顯道

小紙可付一笑然世道至此未知將見何等世變也  
入山不深之諭誠得之安得一桃源攜手同歸也既  
不可得則唯當謹守吾分爲吾分內事而已一朝外  
至之患只得付之於命耳亦復奈何小宛一篇幸與  
仲輔三復之如何辛未二月  
老少之自至登於宸章無論彼此皆臣子之罪也

惶恐奈何

閏七月二十七日

所示問答謹覽還耳父在母喪祥後當撤几筵几筵既撤則當耐廟次第如此無容別議墓所之哭張南軒三季後猶哭之况三年內乎所答恐皆合禮矣前後所示皆合於禮而說出禮意又皆暢達淡用欽服問解一書實為禮家三尺雖禮變無窮而苟於此書精熟則可推而通之凡遇事在己在人皆勿放過必講究則自底精熟矣幸加勉如何公月七日別紙所示謹悉曲折彼中之構造虛無類如是吾輩則身所經歷故皆知之而不知者未免坐為所惑未知此禍之流將止於何時也所謂狀啓之說金令亦

不得見則所謂傳播者果傳播於何處耶亦可怪也然設使先人變名真如所言既不諱為奴則此何害焉彼亦豈不知其不足為害而直以為詬辱之資耳未知金相其時見此而以為如何也金令見此亦以為如何因彥暉聞金令兄弟著力於學若學識進則自當有正定之見無待於人言矣然先入為主則擺脫極難奈何壬申七月十八日所示太極問答二款可見用功之不懈淡用慰喜蓋理與氣既非相雜之物又非相離之物不可分先後上下而陰陽動靜必有所以然故所以分形而上下

而又謂之畢竟先有理也理氣之辨如斯而已上款君臣之喻恐未安此可言於心與四體而不可言於理與氣也理有何形而謂之巋然高存耶雖云譬喻恐失名言未知如何至於下款圖義則所論得之指其不雜於氣者則不得不盡出如此而畢竟先有則不得不置之於上頭也此則無可疑者矣近來講學之路殆絕其處朋友其有著實用功者耶聞金子昂課讀甚勤若先實學而後科藝則亦當有興起者幸與勉勵而善導之區區之望也

別紙所示二條玩理彌精爲之欽仰且於昏惱坐睡

之中得以喚醒爲賜亦多何感如之鄙見在小紙裁

教如何

癸酉七月十日

公與仁近思錄有一段說得分曉仁說圖又明之其名目分數可見矣蓋公則以理言是懸空說仁則以在人者言於人親切矣問者所謂公故爲仁者是言公之理猶不爲不成說而所謂非公仁不能爲仁則失之遠矣答教所謂仁故有公非公故有仁者誠爲的確而所謂仁本無欲故發於事者自公則又是說公之用而欠却公之理矣幸於近思一段更詳玩之如何

人心程子說雖如此朱子末年定論以人心人欲分爲兩節恐不可如此說也來教所謂道心既天理則人心當謂之私欲者恐不然人心獨非天理耶中庸序所謂私者是獨自之義非私邪之謂也義利之分則誠無中間溫吞煖底出於舜則入於蹠矣如人心則上智不能無者舜與蹠同行而但異情耳何可與義利比而同之乎幸於中庸序更潛玩而有得焉如何

昏事當此哀遑中不可以恩聽者而亦不容不稟知昨見拙弟書以渠身之無服有入京行禮之議且言

金鎮安已率子上去云初以昏事遷延事故難知爲悶雖極知情理之不安而意或可行矣旣而思之情理不安而牽於事勢強而行之實爲害理且母有服不廢冠昏者昔日所講而似皆以葬後論之茲與舍弟議定退行又此走伴其間狼狽何可盡言甲戌正月二日別紙所示謹悉之吾輩被人點檢正好聞而修省不可厭聽也唯是衰憊日甚凡百收拾不得此爲悶悚耳比與一友生講討被其窮問前日所讀未能分曉處甚多文義尚如此况其他乎眼暗漸甚而自數月內耳亦不聰對人言語稍低微則不能聽解不久將

作旨聾矣頽塌度日將不免負此殘年奈何

三月二十七日

坤儀重正兆庶同歡日月之夏率土欣仰而獨哀吾

士元不可復生追惟往事但自流涕而已奈何拯意

外 新命惶惑罔措初欲以文字控免而還思當此

時節不敢以草莽賤分添一紛擾今日欲只呈病狀

以俟罪斥未知如何所示別紙謹承指教之意勤念

至此感戰竇淡第唯病螫罪累何足為有無於世道

只得依舊屏伏待盡而已然哀與仲輔每惠規益以

警不逮區區之至望也

四月

國材傳哀教云云嘗竊以為弔狀異於他酬酢彼哀

吾之喪而問之者恐無不答之道且其人之類只是

一時為一邊之論所驅而不得自樹者耳何足深責

而至於絕物乎鄙意依他修答恐當矣如何

五月六日

左台書中云云實是為我之言若如浮議則復將何

以措此身哉哀兄不此之憂而反慨於左台誠非所

望也恐左台或撓於如此謗言不能守其本見或致

人於狼狽之境也大抵當此時節杜門守靜最宜而

虛名所迫添一剩事於朝廷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左

台之不助浮議真得處我之道而有古人朋友之風

哀兄之致疑於此深可慨也今日世道之至此者實

有任其咎者尋其弊端而撤去其膜然後方可以做  
事左台前方欲修謝略及此意而誠恐無益於世道  
而有害於私分方越起耳今日黨論若以一張大誥  
而可消則天下有何難事真所謂子之迂也七月十日  
承審比間哀候保安慰不可喻至於存省窮格工夫  
不以衰晚而自弛志業篤實不勝欽服拯以眼昏之  
故精神亦似昏短不能看書心氣亦凋耗思索亦艱  
無有可言者唯見得此學不外於日用者自覺真切  
而不能自力是爲悶歎耳日用言行事物之間誠心  
欲爲善者實鈔苟以爲善爲心則雖有大小高下而

皆聖人之徒也不以爲善爲心則雖或立名立事而  
大本已非矣此誠意之所以爲人鬼關也平日非不  
講此而季來益覺其難恐不能透得此關而死也絕  
無朋友相與提撕者尤不免偷惰賴兄時惠警策得  
以喚醒甚幸唯願相與勉勵得不全至於負此殘季  
則孤陋之幸也別紙所示謹悉蓋左台之於尤老平  
日立在歧路上故事到面前自不免蹉却其意則未  
必不出於從厚之道而毫差謬千之歸則有不自覺  
也深恨日前不能至誠講討以得歸一也到今欲言  
似已晚矣恐亦時運所關奈何玩壁

多少示教無非出於至意尤不勝感戢不翅三復已也承饋奠之暇不廢看文字工夫而淡恨少壯之虛過有以奉窺進學之意誠篤如此爲之欽歎不能己已存心居敬二段事則無許多說話唯窮理精義最難凡日用處事接物之間務得其理之至善處是也義理無形故人見各異過者已過而唯恐其不及不及者不及而唯恐其過見識之差行事之謬皆由於此此實可懼也如所論左台事鄙見則以示意爲太過鄙見則以爲左台平日之見不能斷置故臨事從厚以至於此非有私意也如牛栗之諭亦未然栗谷

之癸未薦牛溪以可任經綸爲目牛溪則實有經綸之具而其意亦不偏於不出故栗谷引之若牛溪無其具而終不欲出則栗谷必不引之矣非牛溪則欲守靜而栗谷強引之也如論學儒事若以鄙人之義爲不當冒出則其請召者何義也游辭虛飾同歸於偏黨是事君待人以誠之道乎聞哀意亦不以學儒爲不可云此等皆理有未明而義有未精者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鄙人於理義亦常患不精明故每有未死之前遇何事作何罪過而死之懼常有慄慄之心矣今承勉戒晚節之誨不覺心悚也唯當相與



策勵毋負此心而已

九月五日

善字是對惡字而言無惡則善可知雖不言善可也然有陽則有陰有善則有惡此天地間必然之理必然之勢不容設辭而廢之也今所論固成說矣而何為費辭為此必無之辨乎無善惡者必胡無之事故也胡氏性無善惡之說朱子非之蓋胡氏之意欲推性於不可名言之妙而反歸性於儻侗無著落之地蓋過高之弊也來教無乃或近於此耶且所論若論善字之所以名則可矣而非所以論性也如何有善而無惡則何勞乎道性善者此則來教是矣

而有善無惡者理之所必無也不過假設之言而意思則不免於過高之弊也反省幸甚今有一言可決言性者必當以仁義禮智言之豈可謂仁義禮智者為強名耶分而言之則為四德總而言之則不過曰善而已

世人居憂中行子女昏者蓋因家禮冠禮則言父母而昏禮則言身及主昏者而不言父母之故而生此謬規也然昏禮則身為九重故特言其身而父母則在主昏者之中不可與冠禮殊觀也非但禮文也君子行事當求其天理人情之極至處而

行之不可苟然從俗也憂中不可行言事於家中此即天理人情之不可易處何可遷就於世俗謬規耶鄙意則以爲大未安而決不可也且以仲輔之所慮者言之胤子季今十六雖或有三族不虞之故豈至於過時耶豫慮不必然之過時而苟且忍心而犯禮非君子行法俟命之道也此等處正是用工夫處正是克己復禮處幸與仲輔相勉如何仲輔之忙迫如此者必是心火使然而心病可以理治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之格言也婚娶遲速亦有命無論大事小事行法以俟命者即集

義之方也不敢自外敢盡所懷如何

別幅所示曲折深用慰豁第涉太直而過疑恐不無尤悔也此等處精義最難非理義素明而涵養純固其發於言行者自不覺其過差此工夫之所以不容少懈者也唯加勉焉

二十七日

所示與和台問答自是正當道理欽歎欽歎世衰道微士論偏論混爲一道誰能辨之一邊餘習都襲舊套倘若無人而號爲士類者皆不免於和泥帶水境界終亦委靡散漫與之浮沉而已朱子書中極言調停之非語類亦多論之曾見鄭澹一疏論斥近日之

調停其意則乖而其言則是正是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處而陽貨所謂為仁不富之說也今日無可語此者只得括囊守正而已奈何

昨於千萬意外聞玄台之訃驚愕之極心神如喪設位長慟不堪後死之悲頃者手札之諄諄似是大期已迫之兆也修答而未及至痛矣痛矣哀兄平生情

義此懷想同之也

乙亥二月十六日

玄台葬日已定云益可悲悼見士威書謂其再退之後頗有悔悟若使生而復入則當有改更云固應如此恨其未及如其志也士威亦無不可祿仕之義若

遇不安之事可退矣無乃或以哀教而棄去否恐亦

太過矣如何但以末路踽踽為可念耳

三月十四日

分外陞秩之恩尤極惶恐自古在野之臣安有不

出圭竇而致此名位者耶竇不知有何顛沛以忝所

生日夜憂懼而已右相劄論鄙人事者竇得處物之

義公私之幸何以盡喻但所謂就問朝政及月廩

兩段恐其未思且其揄揚之辭大浮其實此為未盡

耳領台之至請陞秩則實是意外也來諭似以兩大

臣所言為慨是何申台則知我而哀則不知耶縱使

有學可展有道可行七十之年已非陳力之日况我

溝壑之分空踈之質已以分死不出自晝朝廷若不許其守志則畢竟不免於罪歿矣許其守志俾安其分豈非 聖朝優容成就之美事耶恐哀猶未悉鄙人實狀敢此略布加察幸甚

七月七日

別紙所諭曾亦預聞矣先人嘗言如此之事以為世有冒姓者有義子者容之則不過為此類而儻是血屬而棄絕之則天理之不忍處也以此昨年一家有如此事不能拒絕而待之以疑信之間矣或又以為今雖待以疑信之間渠既冒姓則久遠之後便入族系若或非血屬則豈不亂百世之姓譜耶棄絕之則

不過一夫之抱冤而譜系無亂雜之累此義較重云  
更思之此則主義之論儻是血屬棄絕為不忍者主  
仁之論殆未易分其輕重也畢竟恐當從其疑信分  
數之多寡以定之惟在一家之審處之耳如何雖在  
疑信之中既不得斷以為非真則不容不使之服喪  
不得不具此事由告于祠堂矣既已如此則日後祠  
堂祭祀之時難以不許其參入參於外執事之列亦  
何妨也唯內間出入則更在斟酌雖奴僕亦行於庭  
廡之間雖出入而嚴其禮節則亦不患於無別也如  
何新婦禮講行古禮豈不好乎初雖用俗禮今乃備

禮有何妨也此中前日見婦時只用贊幣之節而略去饋饗等節苟簡可媿矣曾有昏禮笏記婦見舅姑以下膳上唯在裁酌而行之耳丙子正月二十六日老學齋扁若記文之教見此題目不覺警惕真振德之賜也伊川以老而好學者爲可愛蓋人無實心則老後忽然忘之者滔滔矣唯兄季逾邁而志逾新志之所之氣必從之豈非朋友之幸耶顧此凋耗昏忘何能說出此事以爲進修萬一之助耶第增媿悚試寫一本不能成字而欲使兄見其不足觀如許謹以呈似八分亦不似舍弟所寫者似稍勝矣記與銘容

俟秋清氣蘇或可效則效之如鄙人者心眼日以昏塞終日兀坐有同土偶雖欲不負餘日不可得矣終不免爲忝爾之歸只自慙憐自訟而已至於人景則似閒應接若以雲谷諸詠題目之相近者易之則如

何

七月

胎紙所示謹荷警誨迷兒出身之日已與世路相連將來尤悔奚止此事而已尤悔不須言而坑塹實可畏溝壑微分添此憂懼似亦數存也奈何少兒不知乃翁之憂如許又赴試而去唯恐或後可悶亦可笑也只得任之而已唯乞隨聞隨事輒賜提掇而善導

之俾不至於墜墮幸甚

八月十七日

再承禮官問議之 命賤分不敢有對而惶恐則不

可言也其中引家禮一款鄙意只謂士庶家則如此

而國家禮則不敢知云而子敬則以為似太拖長尤

可悚然兒子意外內遷不得不趨謝此憂實不淺也

城裏無一相親者尤可悶幸隨事提教之也

八月十七日

理氣妙合而成形有形則性在其中矣氣質之性本

然之性非二性也只就氣質之中舉其理一邊則是

本然之性也今此兩語非有不同也只主理而言則

曰成性主氣而言則曰成形性非離形而獨成則亦

安有無性獨成之形哉理與氣合氣與理合二句恐

亦偶有先後耳無別意也如何○在天曰理在人曰

性纔說性時皆已墮在氣中之後也雖在氣中而理

本善故以善為本然之性也○理與氣合四字誤看

則有理氣二物之病栗翁於大學小註淡斥北溪之

說蓋慮此也

西溪疑物格知至之說曾與之辨論未契而止矣蓋

傳文是逐條發傳章句是逐章解義故一事各到底

說耳豈謂一事必到底而後方做一事耶今以學者

日用言之日間有面前多少事格致誠正修齊只可

隨分著力安有今日格物而明日誠意之理哉若其  
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則即盡心知天  
地位豈易及之耶只是初學者必求至此地位故說  
得十分耳如謂誠意則當說到誠意之極處故言心  
廣體胖是誠意之極功也今若以爲必心廣體胖而  
後可下正心工夫則不亦誤耶鄙說大略如此所示  
云云者正與之合矣此是西溪看書之大局處而不  
能開悟可歎其中儘有說到處如當仁不讓於師一  
節極似親切而今未記矣無由簪盞以相資益可悵

長貧子胡撰

尹者獻字元翁所記  
見栗谷先生別集

余嘗在牛溪精

舍先生曰小人閒居章如見其肺肝之語栗谷公  
教之子云何余對曰指人之視己者而言之也先  
生曰叔獻平生識見超邁有出人底意思每於文  
字上做出別論大失前聖立言之本旨既曰人之  
視己如見其肺肝則指小人之身而人之視小人  
者不但視其外面作偽而已亦看得在內之肺肝  
也其指如此更無他蘊時李先生以大諫辭歸花  
石亭將捲還石潭來見先生而辭焉先生以前語  
語之李先生曰尊兄所論大不襯合蓋陰爲不善  
者雖欲掩其不善而人之視我之不善實若人之

自視肺肝則何益之有哉大意如斯文理順直俗學之誤見者循途不反惜哉高明亦不免固滯之病也反復相爭終未歸宿最後先生謂李先生曰吾兄自恃高明謂人不若然終不無覺悟之日矣李先生曰多言無益姑守各見以俟可也

自少受讀大學只如牛溪先生所言矣及得見此說則栗谷先生所論出於眾見之外始甚疑惑反復究觀而終不能曉不謂左右所見暗合於栗翁也然其字用於他人者文字間亦自不少如視其所以察其所安之類不翅多矣何必以其身看之耶且肺肝云

者可以言之於人

甚言其洞見之意

而不可言之於己栗谷

之論終恐未安如何

長書中亦多有未安處而今未暇及當俟日後耳如沙溪先生於從祀之論無見於文字間者而謂之主張秋浦於甲午之論亦未有文字而初謂之不知委折末謂之渙然冰釋此等處皆未安蓋沙溪之論應與守夢無異則當初從祀之論亦必講定歸一矣秋浦見牛溪答書之後亦必渙然矣見於牛溪第二書中者亦可略見而然當以事理之應然者為之辭耳不當如是質言有若勒定也如何且懷川此論實非始於後來也自



平日每有致疑之意此亦曾聞之矣但未嘗言沙溪之疑之也雖先賢之事後人之不免於致疑者或有之此則無害也唯後來發之以忿憾故辭意不覺其乖而始歸重於沙溪此爲用意處耳今者以爲始爲此中及汝中而發者然亦未安

丁丑正月二十六日

所教云云昨付成生以復矣當此百孔千瘡憂虞溢目之日自我起鬧貽禍國家將何以逃此罪責耶昨謂高明偶未思量今乃縷縷至此不知吾道將有何尼而乃有此等意思耶千萬猛省勿復爲此言如何遠書不能一一而其不可之義明若觀火矣懷川此

說已見於李喜朝問答諸書而終至於上章自明則非始出於今日也所謂與某人書特語句稍多耳非別語也當初旣以私書起鬧爲不可而不爲則到今事過之後無端提起是果何義耶辨章一發則亦必有對章彼此相激又作一場大鬧則貽辱於先賢貽累於世道貽笑於彼邊爲如何哉大抵先賢處義只當俟後來朱子元非懷說之所能輕重也且於己巳年京外多士之疏雖未得徹其所辨破不翅詳盡矣今乃搜出一紙私書名爲辨誣而士林抗章其不爲輕褻之歸耶其書雖云人皆見之其爲私書則何異

耶此事義理得失判然易見非可疑晦故敢此質言

悚仄悚仄

四月十六日

其引沙溪權經之說已見於其已已自明之疏不必據撫此等言辭而後知之也私書云云雖云無人不見其實則私書也向日彼輩亦以為無人不見不可謂私書矣又可效尤耶

邸報中伏見 聖教悶旱憂飢不啻痛切而末端下責羣下之偏黨者尤致丁寧此時何可以爭辯起鬧重貽先賢之累耶自聞此事憂虞之念無所不有迄不能自定也昨今雨意頗可望 親禱至誠豈不感

格蒼穹耶瞻祝瞻祝

恭揚

辨章之議何其激發如是耶春間臨會之時非不已見其書而無一言及此今忽自起鬧端未曉其故也頃者成生之來意謂高明偶未思量及見後書亦有印可之意不料高意之猶如此未知吾黨將有何危而無事生事紛紜至此耶中夜憂歎殆不能眠也今雖已展猶可及止幸亟與同志收拾括囊使之泯然無跡區區之至望也當初諸疏之誣既不復辨其後李喜朝問答及懷川己己之疏皆不復辨者豈不以恐成兩掌以貽國家之害以招後世之責耶兄之再

蒙 除命而不出者亦不以此耶然則今以此事起  
鬧果何義耶千萬心諒旱災此極爲國爲民憂慮亦  
無涯也

十九

來教曰南人無不知此書後日彼輩以此添作醜詆  
一段則其時對辨似無力云何爲其然也其時正可  
並與彼輩及懷川說而一辨之方爲正當而有力矣  
蓋因異說之作而辨之者爲先賢辨誣之士論也今  
日獨拈懷川之說而辨之者非爲先賢辨誣也乃攻  
懷川之偏論也已已李玄齡疏辨誣時當並將懷川  
自明疏中語辨破而其時彼方在罪禍中故不欲又

索言之耳士元所製疏中略及之而不盡辨者亦以  
此也士論偏論之分如此既爲偏論則雖正亦邪矣  
千萬猛省如何

見士威書以爲左右有一通長書遍示朋友間云  
同志則固非可隱而凡爭辨之事只當明其義理  
而已在我之辭氣不可不慎也且所謂長書者昨  
所示別紙耶若然則多有未安處如諸人之只書  
名及斥之以渠者恐不必當理如論私書是非者  
亦與向來彼中說話略同皆當更容商量者也且  
其事不獨見於私書彼中已已自明之疏已有和

議權經春秋等語與私書皆一意也今見私書而  
紛紜如許者實未可曉朋友間往復亦或邂逅召  
開既往之事可懲大抵守靜為上十分省察幸甚  
性者元有仁義禮智信者也不必以善為名而  
以其氣質之有惡者故不得已以善標而名之  
也若無惡則本不可有善之名者也

所謂天理渾然者即仁義禮智之性孝弟忠信  
之理都具於一心故謂之天理渾然也

者其言之疵病得失詳細下教如何

右曾答人之問

性固善也雖無惡何可不以善為名乎如水之清雖

無濁只當言水之清也豈必有惡而後不得已而謂  
之善耶若如此說則善是強名者而流入於胡氏性  
無善惡之說矣語類孟子性善下極論胡說之不是  
幸考見如何節要第十一卷答胡伯逢書亦言胡說  
之非下段固無可疑然性中已包孝弟忠信不必別  
言若欲別言其目則豈止於孝弟忠信四者而已耶  
示諭周易工夫暮季觀玩何可易也吾輩已無當世  
之念唯當隨分溫習以盡餘日而已此是究竟工夫  
若其日用要切之務則無踰於為學之方之圖舍弟  
昨所寫呈者須揭諸座隅而服膺之如何舍弟季限

之格正好優游而卒歲亦每有意於易若與兄遙相  
提掇則老後之看當益有味至於長貧自是本分亦  
何足咤也

七月十日

天水之危又遭侵辱云溪用歎咄但彼以山此以田  
雖曲直有在而輕重不同恐不如盡捐以與之使彼  
媿服吾不爭之義古人如直不疑諸人雖云過於自  
為而薄於待人豈不愈於與人嗷嗷耶鄙意如此不  
容不盡幸商量而處之如何此非以彼為可恕也只  
欲此邊道理十分超脫也且以直不疑言之初不以  
誠告之使亾金郎受誤疑之咎此為過耳若以誠告

之而不從則恐終不得不償金也康節詩曰多少金  
能買不疑豈可以彼易此哉示道東文字平正純實  
無可疑處欽服欽服兒子承誨累日感幸未知八城  
後果如計得遞否也私憂不可言季事此慘比聞湖  
嶺雖云似勝亦不能免凶云為國為民無慮不生也  
見邸報七月之霜太白之變無非憂虞人事天時似  
相催促奈何

八月既望

前書所教云云者雖非醉中之發有何妨也而自訟  
乃爾耶言遜非朋友間事也務為軟熟之態亦末俗  
之弊吾輩不當如之如何周易工夫近至何卦舍弟

始開卷而赴官想未暇也可歎

臘月六日

承讀易先繫辭以下恐不如從頭用工夫也蓋卦爻皆有事實繫辭以下乃是說義者耳先知卦爻而後其義乃可言也且卦爻說盡天下事理受用儘無窮本義與啓蒙固是易之本義而其詳於事理切於受用則程傳極好潛玩舍弟亦欲從事於斯誠晚節一大工夫也恨相望之遠無由得盍簪之喜耳

或寅九月二日

昨者 莊陵獻議事所示外議見非者深用瞿然從前微分不預朝廷末議固是私義之所守而奈朝廷之不賜諒察前日 世子嬪廟見之禮至於再次收

議萬不獲已不免以家禮之意仰對今番意謂此事實為重大恐有如前再次收議之事則在微分尤為惶恐且此重大之議異於他事亦恐不可無一言之仰對反復思量終至於略布淺見矣越分之罪何敢辭也從今以往益以知戒亦一幸也 莊陵追復之

議果在 魯陵志末仲父所識旨德菴記中南相之言是也至於 慎妃事妄意亦以為宋有孟后事

皇明有宣德胡后事不為無可據者故不敢置異同於其間矣蓋程子論孟后事初以為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云則其意以為孟后之賢宜復而論者之言

如此云也及聞邵伯溫之言即喜曰云云則謂得此義可以塞論者之口而喜其事之得成也詳其首尾語意決非斷然以爲不可之意也况皇明已行之典則尤不害爲從周之義又何爲而不可耶南相所引宋仁宗之郭后未聞以復位爲言云者則亦欠考矣郭后薨後即復后號則無事於復言也然此事既經聖斷且有程子持疑之義何敢更爲容喙耶且竊見備忘記中抑未知別有不可復之事勢耶一款實說出中廟聖意至爲精密常情之所未到者今臣子何敢硬執必以爲決然非中廟之本意乎南相

所謂未及細思云者亦是也實未能細思且緣不敢詳論獻議故致此草草也追思增悚蒙高明勤問不敢有隱幸默諒而勿煩如何大抵今番聖明處分實高出於羣臣意表當有辭於萬世矣神人感悅何能盡述唯慎妃別廟之立終未得其義恐不如即墓爲寢宮爲致祭之爲宜也未知如何十一月陞資之恩又降於千萬意外惶惑隕越措躬無地兒子之忝冒侍從已極踰分而今又以此有此猥濫私心之惡蹙己不可言而安有國家崇秩命德之名器如是僭施褻棄之理耶四方譏笑不獨歸於賤臣

而已咄咄奈何且此謬例未知始於何人干請 恩澤有同倖門朝廷不尊而名器日輕誰能以此一加培破從吾輩改正豈不為一快耶北道消息極非細憂前頭事變不可臆逞未知朝廷何以措畫耶今日中外無一可恃令人中夜無寐也己卯二月十二日丙子錄跋後識亦無畱本矣追當記憶寫呈也江都事不肯於平日不忍提起不得詳請顛末以至今日矇然無所識知無非罪悔自痛奈何三月一日玄石所謂出以大義死以士禍多少是非久而剝落云者此實是玄石變其前見之實情也蓋不以義理

是非為主而以形勢私意為前却信道不篤之致也可勝歎哉外面事則久而剝落矣本源所著者安能剝落耶當久而愈著耳

文谷問答及閱相上劄事今始知之良可太息但如此記出金台兄弟必不欲見恐復有傷於一家情義未知或可刪節存其大略無妨耶

避癘齋菴將浹月矣少時山堂宿食不覺其苦而今則不然且無少時書冊工夫只兀兀如老僧無味可

笑庚辰三月十三日

所示文谷相公遺集中數書在當時猶為忠告於彼



中者未知其答之如何也其餘亦可見當時彼中之  
壽張無所不有所以波動一時者如此此禍至今猶  
未已未知將流至幾時而止息耶良可太息所謂畫  
像贊曾有傳誦者得見之矣文字則佳矣而所謂戰  
兢臨履者都失其真然世無士論誰能正之若其閒  
中講學之工夫不輟則或當有見到之日耶七月九日  
近以啓聖廟事禮官三至惶恐何可言蓋此事 皇  
朝之所已行也先儒之所嘗論也且有 先朝之成  
命雖有所疑於私心者何敢率爾容喙以犯不韙之  
罪也且賤分從前不敢干預朝議故今亦終不敢獻

議而私心則誠不能無疑如南崔二相之意也中原  
則有魯國舊里若就其地建一廟以祀叔梁紇以下  
顏路諸賢則恐為允當即祭於鄉社之義也我國則  
無可建之處至於學宮之傍則誠有多少相礙處蓋  
一如聖廟則義無可據就加減損則情有所嫌且顏  
路曾哲伯魚則皆已在祀列而孟孫則名無所著皆  
可疑也且未見程朱之論有及於此者亦可疑也鄙  
見從前致疑於此而未得與人講討矣當初收議中  
懷川所引朱子論太廟說一段最當於時義昨欲引  
此為對而終以越分為嫌而止矣未知如何

朱子說見大

他日恢復別考古制之說也 臘月廿六日

前書所教一款忘未仰復精神如許安能如前日見稱之言也自笑自嘆懷川人前者亦索於此中其與先人往復者則皆搜送之而其與拯之書皆不送而欲悉付火而彼中辭說例多幻猶慮或有攷證之端姑束置之耳蓋思先人之心則必以彼之所為直付之一笑而不以介懷而平日往復無害於先人且或因此而可見先人平日忠告之一端與夫彼之前後乖戾之心迹故也在拯則義已絕矣不可使姓名入於其集中故不送未知處義之果如何也蓋平居思

舊之時則實有舊情舊誼之不能忘者而及閱其文字見其用意構誣有不忍正視者未知其作此等誣說也其心則猶可以自欺而不畏天日之下臨耶以此不欲更有一毫牽連故其書札之屢索而不送者恐姓名之載於其集中也亦非以載於其集為苦如兄之意也如吾兄則猶與拯有間其書中或有後日可考說話者則送之無妨耶不然則亦不必送也未知如何唯在裁處

十八日

宋李問答謹受而吾兄所辨之說何不并寄耶後復投示如何所謂又有者似指宋奎昌說也其中一款

云云如所示者而其時李擇之以書辨其虛罔則彼亦自屈云玄石之所報也其虛罔如彼而祖述之不止可勝痛哉

辛巳二月十五日

別紙所教庶姪繼後事若只為侍養而已則已若依法立後則即為父母雖有嫡庶之分不以母之父母為外祖父母而何李禮山家事未之聞雖未知其何以處之而以事理言之恐無疑也若以渠之外祖書之則是為承重妾子之類而非繼後之義矣未知如何幸更加商量而回教之也

四月二十三日

近來祠院之弊極矣無士論無公議無非私與偏論

若申嚴疊設之禁如靈光吾先祠宇亦撤去則還似為幸而不可得耳旱勢如此將不免赤地之慘公私之憂誠不可言連日有雨不能浥塵若如此而過此

月則無可望矣奈何

五月二十三日

估畢工夫非但為湊泊此心地非講討則義理茅塞甚可懼也此則以眼暗專廢而兄能老而彌力無任欽仰論孟心近己是節約之書何可又揀擇於其中耶就其中言之則論孟近思最要心經似在孟子之後矣未知如何賤螫必不能應命之寶狀領台亦必知之而猶為此文具之事誠可歎也士威想其已

歸高陽村墅能無三逕就荒之歎否

八月二日

私家練祥之說曾與玄石論之則專主有官無官之義矣郎報中見領台所白亦引玄石之說而全無有官無官之別未知其故無乃玄石末年之見或與領台同耶然中外皆已遵行而今聞又有收議之事未知終何以定奪耶私喪成服以曾子問君未殯歸殯之文見之其成服之在先當如來教參禮不廢忌祭略行俱有先賢所言恐無疑也士元手帖覽之愴然每思其才學不可復見其比已矣命矣奈何

九月七日

所謂一書之大旨者謂其一書之所論者可以一言

摠之也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是也若大學則明明德為大旨新民則包在其中矣若敬字則是明明德之工夫非所謂大旨也至於忠恕字則言於一貫已是借用何可又移於大學耶推說則雖可通而直以為大學之大旨則牽合甚矣玄石所論似皆是矣未知高明以為如何鄙人看書浮泛本不能思索精義而如此旁引衍說亦看書之一病也如何頃者玄石之門人金君載海來寓公州地再三來見出所為辨說數紙儘精密而其中衍說亦多與鄙人之泛讀者為病則一般矣正好交相警益而衰病如

許精力已無餘自歎奈何

壬午二月一日

玄石二書其一則前已見者其一論崔慎疏事者始得見之其言之拘謹如此亦時義然也唯甲戌以後爲一變前套以扶世道之一機會而又和泥帶水初欲爲持衡平正之計而不覺爲偏傾之歸可勝嘆哉

承看書不能如意之教吾輩老境此最可悶吾兄則雖不能如意猶有此工夫而鄙人幾於廢閣殘日無幾而昏憤如許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誠可惕若恨無由合席而承警益也

二十四日

兒子妄疏不可謂在家不知則人言之來何可免也辱教所謂不能詳於袞闕而論救諸臣涉於護黨誠爲至切感服無已渠欲一陳所懷則久矣而臨行恩恩却欠消詳有此多少悔吝而已無及矣奈何

四月十八日

所諭讀書善忘吾輩衰境通患誠無可醫之術至於身心切約工夫則亦唯靜存動察不懈不息以終餘日而已恐無他法也書冊尤不可泛觀當只將近思四書循環潛玩使義理慣熟昭著日用所務恐不過如斯未知以爲如何如鄙人衰耗已甚知其如此而

亦不能如此無事時心地昏忘有事則隨處疑晦每自悶訟承此辱問尤媿無以仰復也

五月二日

前後教意豈不領悉不但為辨誣而已者尤用感歎噫此是玄石之任也而未免蹉過良可追恨然後世終不可誣亦何足介介也士元稿尚未傳至矣所謂刪沒者未知誰之所為耶然必經西溪之眼則必有斟酌矣金台未必知非誤決也亦知非未能真耳蓋超脫於其範圍亦自不易苟能真知其非則雖欲誤決自不能為矣如何

十二月十四日

定稿近一閱之為時論之所惡者不少未知能無他

患否可慮其論心經附註處誠如來教篁墩用意雖不好豈可以篁墩而廢先賢之格言乎退翁已有定論後學何敢異焉但因退翁之言而謂可與近思錄並稱則不當矣如何

二月二十日

所錄長紙以續疏辨源委為題目所謂疏辨源委者又有所編文字耶此篇首尾明白洞快文亦暢達無滯礙濇用歎服至於所記諸語誠皆不可不傳於後而凡追憶以記者例多差誤一語一句或不免爽實則將又見疑於人不可不慎也且合為一段則或有辭事之湊合者不必合為一段只可

段段記錄勿令失真以明前後實事後之人豈不  
參考而知之耶未知如何

歌章忠憤激切而辭氣壯厲真所謂長歌之哀過於  
痛哭也然亦何補於事哉不過終歸於處士之大言  
耳奈何鄙人素不解音律其間似有太長而欲刪者  
未知以爲如何至於跋文文字簡當而大義明白尤  
可欽歎第所謂捕明人而與之者其時李兄惠仲氏  
爲此路方伯問得其實則乃鄭成功管下通販於日  
本者非真王人也且歸之於彼者非如捕得敵人以  
爲殺戮之比也只是解送漂人之類耳其時權正叔

俞胤甫諸人皆陳疏爭之而不甚關係於大義所謂  
乞胡米而食之者雖是大誤其時諸人比之於開市  
右兩款皆非甘心事彼之實事也且今日一國之人  
孰有甘心事彼之心哉只是自顯廟末季至今四  
十季間黨論交亂唯以彼此攻擊爲事不暇念及於  
國事况能念及於天下耶此爲痛心耳右兩款似當  
刪改未知如何

癸未二月  
十三日

秋來命駕之教豈勝矯佇此亦明家洞之計猶未輟  
若得二盞簪於其間亦老境之一奇事但此氣神日  
微朝暮不自知而有此閒思慮亦可笑也

三月十一日

明齋道稿 卷十五  
令姪比與同處志氣儘可尚而外面工夫全不致意  
方以收束檢制先就容貌辭氣上做工之意相勉而  
衰朽無力真如蜀雞之伏鵠卵將何以奉副遠託之  
至意耶是用媿懼讀書亦勸其循序而致精若久留  
則欲使之自小學始而將趁端午而歸云雖歸後須  
特加鉗錘變此舊樣而後可以有進矣先務上達躡  
等之甚者昨書所教誠得其病頗與道以相似此證  
恐未易除是尤可慮也  
四月三日  
令甥長書實是意外嘗謂其兄弟閒居進學終有所  
樹立今無望矣可惜凡人誤入不能自拔如此奈何

泮疏都襲其意且其所謂甲寅己巳云云者誠如所  
慮今此無端起鬧前頭未知又有何事耶西溪則亦  
其危會耳禍福有命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只是世道  
至此只堪仰屋憂歎奈何令姪才氣超邁極可愛尚  
而不能耐煩讀書是其病也每以九容工夫相勉而  
勸其歸後必從小學四書為始循序致精以為實地  
之計矣幸亦更加鞭辟勿令外馳如何與道以一般  
先務上達不自知其為躡等不變此習則恐難以進  
步矣氣稟清弱安能久留於此淡苦生病亦不難歸  
後須使勿離眼前嚴立課程讀書勿怠則自當漸入



明齋遺稿卷十五  
佳境矣如何二十七日

令姪抵此中孫兒書以斂膝端拱爲居敬之病此其病根也幸痛加鉗錘必以斂膝端拱緊束衣帶整齊收拾爲工夫如何此亦於答書中加勉之耳但言語無力可媿

令甥今番事實亦可怪久而不得其義爲之咄咄嗟惜者久矣此昨書所以略及者也此承示諭欲以書牘相辨此則無乃未安耶一家之間相見之時必源源對面叩詰不厭其切若形諸文字使他人見之有若作一公案者然恐或未甚妥當也鄙見如此未知

以爲如何大抵今番西溪事真是平地波瀾彼爲之者似亦爲時運所使而有不得自由者亾從子敬嘗言懷川事猶未盡出必有盡出之時其言實有所見吾黨之士但當自守其正而一任其所爲而已幸高明之更加商量也六月二十六日

辛未年爲過姊葵畱石林寺十餘日其時西溪出示其所爲書而悲擾病憊之中不能盡看看者亦草草看過其中說出有好處有過不及處略有論辯而罷矣蓋其時既見其書則金書所譏亦不可謂全然造捏而實狀則不過如右今太學該曹所

摘語句皆不能省記其有無矣此一段元不必辯  
若欲為鄙人分疏則豈不為鄙人之羞耶

令姪昏事謹悉服制則雖云再降為小功本是重服  
葬前行禮實為未安未知昏日在何間耶葬期已卜  
於開月則一月之間有何不虞之慮稍退昏日行於  
葬後則似得未知如何蓋期大功葬前處外服雖降  
處外之節則謹於禮者當依本服行之况冒行嘉禮  
耶恐憂患迫急未暇深思也茲敢急作此附遞若昏  
日在近則恐未及也七月十日  
昇平碑文還呈耳文谷所傳之言是矣第達權圖存

之語以為清陰先生之言未知清陰此言發於何處

耶若然則雖用於完城可也

臘月六日

西溪挽祭文時人之見非何怪也蓋其平生直道無

所屈撓而終是其實行故說道耳

甲申正月十三日

神宗皇帝立廟之事恐非可疑也吾東土實被罔極  
之恩有萬世不可忘者則建為追慕崇報之所以寓  
匪風下泉之思人情之所同然即天理之所在也靜  
江府虞帝廟碑在朱子大全不但昭烈廟之可據而  
已諸侯祭天子之僭非所慮也况今年是 皇朝淪  
沒之歲甲子已一周矣 聖念及此令人感泣若因

此而擴充之立實志而做實功則誠天下之大業也  
所患者即今羣臣無足以仰承 聖志者而中外本  
末無一事可恃以今日之形勢作此虛聲以騰於遠  
近則其爲憂虞誠有不可臆逞者此所以義則雖如  
右所陳而事則不可輕舉者也昨史官之來收議也  
賤分昧識何敢有所論說只得依前待罪而已至於  
宣祖 孝宗兩聖配享事方享於 宗廟恐無配享  
之義况三學士陪臣何可配於 帝庭耶此則華陽  
之事本出於推隆懷川之意而上及於朝廷今日誰  
能言其非者亦可歎也然此事之出若有徵兆然未

知前頭有何事端也中宵無寐無念不生奈何此紙  
煩甚覽即滅去如何○來示所謂魯之祀文王者謂  
魯之禘非禮也魯之禘祭周公爲始祖故以文王爲  
周公之所自出而祭之禘乃天子之祭故以爲非禮  
耳非主祭文王而言也至於禮節云云者乃節目間  
事隨宜斟酌非關大體執此爲言者似是重其事而  
難於言故姑以此等節目設難而已未知收議後竟  
何以出場也

二月十日

來教所謂虛聲實禍者昔先人之所嘗切戒於懷川  
者也懷川請黜元儒許衡於文廟也先人以謂當先

為修攘之實事不當以此等虛名為先也具在長書矣今日此事有大於彼若果為之其為憂虞之端誠有不可勝言者屏蟄人事不敢預朝論實是本分然當初妄意以為當此人心偷惰天理晦塞之日聖念忽及於此有足以感動神人者若不少見微忱而直漠然而已則亦義所不敢也以此不得不著數句語而復繼之以賤分昧識不敢獻議之意略如頃日莊陵之對而不能如莊陵之歸之於聖斷者則以此事之重難實有憂虞如上所陳故也史官再至又不敢不略效不敢輕之意今未知其事果何以出場

而賤臣前後所對物議果以為如何耶見識不明加以精神茫昧臨事不免於擿埴此甚可懼不但此一事也奈何三月五日

設壇親祭之舉可感神祇天下遺民亦必有抱此痛者未知蒼蒼之意竟如何也四月十一日

備忘末華陽不佞之教豈儒疏中請建於華陽云耶私建之事鄙意以靜江虞帝廟觀之則恐無不可之義未知如何只是建之於宋相書院之傍若以宋相為配祀者然此為不當耳安牛山書曾見之今不能記矣其氣質學問後生雖不敢容易著語而平生尊

慕重峯以為師法之地傑然特立力扶兩賢之道不為末俗偏黨之所撓或自號隱峯蓋取圃隱重峯之義其氣象如此矣先人為其墓誌矣

五月五日

靜江虞帝廟碑及迎送神曲俱在朱子大全攷覽如何舜廟既可以三獻禮私祭則私祭帝王此豈不為證耶不獨昭烈之蜀中闕宮也

書成後攷見牛山集與慎獨齋先生書及別紙則言辭實多不中意見亦似不精此則當見屈於宋相之答書矣未知兄以為痛快者何語耶然即此書而牛山之所存亦略可窺測其短長皆在矣如何

聖上遇旱憂民無所不用其極終致晚雨之快洽得以移秧若此後無風霜之患則庶望有秋庶民之祈祝在此所教文字若可以勉強則於老兄勤懇之示何敢不自力只此耗昏憊劣如前所陳實不能生意如此而諸處之求文不已雖以實情辭謝而人不見諒何悶如斯牛山墓誌謹此騰上此老氣節誠不易得其門人徐景翬則至推之於傳道之統未知後世尚論之士果以為何等地位也春翁之意常不滿言論之間不甚尊重竊想氣像之大不同故也

七月十一日

春翁平日於宋相包容不較不使至於大乖者實

春翁之盛德也今門下子孫當發明如此盛德使  
一世曉然知彼此實狀可也而今反欲使春翁求  
容於宋相安有是理耶人之見識如許可歎  
前果倅趙泰徵自其少時相從小心恭畏不敢爲  
非義之人也其居官必清慎勤治而見敗而歸可  
歎前日來時言欲進拜矣或者一進耶

示乙丑七月與金相二書既是忠告又是實事有  
何可論之端仍念此書意誠而語明如此而終不  
見察良可歎也夫以拯爲誣辱栗谷先生者三尺  
童子亦知其罔而金相以下靡然從之至於上欺

天聽而不憚也信乎氣勢所在無事之不可爲者  
如此而如金相地位且有左右之忠告而不能立  
脚一隨其所欲世其有可恃者乎自古如此奈何  
奈何然以拯爲氣勢者當時未聞金相之有此言  
而今始見之此亦懷川之說也又可笑也

孟子所謂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一段俗見  
多從真有之說金相後人之抵死遂非者亦必以  
爲真有也天下後世安可終誣也可歎可歎

近有一學子讀朱子書日與討十餘板見其自修與  
勉人無一句非用工夫語蓋既老而日新未已每輒

反顧吾身神識之昏昧如許提掇不能振日以漸盡  
只可悚惕未知高明能免此患否五十月  
拯前冬以後自覺益衰非但精神之昏怠氣力苦不  
能自強日用些少應接之外便茫然如枯木死灰雖  
時自警惕亦無益也然一息尚存不容便爾拋棄唯  
願加意於不息工夫操存愈固省察愈密隨事觀理  
講明愈精庶幾無負於餘日也如何令甥所論傷恩  
之說甚切此後則恐勿復言及此事為合於處義之  
道也未知如何初雖不合豈無開悟之時乎唯致此  
誠意徐以俟之而已若至於傷恩之境則不祥大矣

在此之道亦同歸於未善也如何道以歸後有書自  
謂胷中膠漆十去七八未知果如何也乙酉二月  
廿六日

答令甥書二幅忠告誠懇豈不感動得人耶久後  
或當有益也彼之不能遽變遺規亦勢也奈何彼  
所答二幅能說出有曲折文皆儘好以如此之才  
一向陷溺亦可惜也仲答頗似和平所以奉箴於  
長者者亦有可警省處而少答則甚悖矣

除目之及略見公議然當此玄黃之際在野者不入  
為上邈之為號實合時義適遇此卦似非偶然彖傳  
之意以王允謝安之事當之豈人人之所可擬耶第

官卑迹微一謝 恩命以伸分義亦或無妨一謝即

退遜則依舊鄙意不敢不復唯在裁處耳四月二十五日

在野之人與位高者不同如時行小利貞之義乃位

高不可退者之事在野則肥遯之占無可疑也閏月既望

君輔上食說果曾往復矣必以為家禮之意分明不

罷此則不必然而其餘說出意義頗精細然雖為此

說於西溪有何害也君輔意亦欲密之鄙意則不然

此是禮文一段公是非士友之講論異同自無妨所

示云云恐出於過慮而且涉於私意也如何年事已

無望而風災地震等諸異亦不尋常鄙屋之下但有

憂歎而已

八月三日

君輔疏草還呈宋高宗傳位孝宗孝宗傳位光宗其

時朱子皆在官之時而無疏論之事以此觀之則古

義似無可言矣我朝故事 太宗朝事則未能詳

宣祖朝嘗有是教而柳西厓請以還寢云蓋 君上

欲釋位則臣僚安得不爭情理誠不可已以此論之

則今情亦不可不言矣君輔方在侍從之列疏陳何

可已也鄙人亦以方冒匪分之職不敢無言且不意

其即有還收之 命所冒匪分之職亦不可不終辭

於 聖上故敢草疏言非常之舉不可造次斷行而



仍及辭職之意矣未及達而止鄙見如此未知如何承問不敢隱一覽而去之至仰十一月十一日

松都金生斗文相從已久經學精明行義忠實識見又高可以遠期而昨又以計來告同志凋落至此實關吾運數老懷悲傷殆不自堪奈何丙戌二月五日

黔潭通文還呈此等文字何必覓見耶此中則自初此等文字言語不欲見聞不欲掛口而猶被令甥之疑斥亦可笑其文中所謂山長亦不知指何人也與令甥書草亦還呈而鄙意則終不如不為之愈也道以見此以為至親之間送之不妨云而

何可知其無益而強為之也無益則非但無益而已反有害矣有害於彼則亦有害於此矣如何所謂別集云云者傳說不一亦何足信也不須復論其有無也天理人心自公凡百只可付之後世公議而已

令甥書辭負罪引慝真切惻怛為之三復感歎人有過而知悔知改者鮮矣既悔既改則勝於無過之時尤可為左右門闌喜幸也林溥疏事極荷見念虛名至此理宜招禍咄咄奈何第聖教已有召還之請不過假託之諭則天鑑固已洞燭矣切欲陳章自

明齋遺稿卷十五  
曩兼辭職名而聞方有鞫事姑未敢焉稍定則當上  
矣他人辯章之議則甚不當兄亦何爲此言耶不過  
發明此無干預之端而已此何大事而紛紜乃爾耶

六月十七日

有旨承受時先四拜陞見後復下四拜來示是矣至  
於批答傳諭則監司行關于本邑使之傳示者似  
與有旨不同故曾前未有拜受之事矣蓋有旨則政  
院成帖批答則監營行關君命則同而事體有  
異矣此亦曾有疑欲拜受而以前所未行之禮不敢  
爲也未知果如何初疏儘無欠而只接天風浪四字

似未穩矣丁卯事 聖聰豈不識有耶今日左右欲

不出故言止於此耳若欲出之人則此事當爲第一

義何可諱耶尹和靖楊龜山之已事可見也

丁亥六月七日

歌章跋語不能盡意只平日所感於文山者不覺因  
此而發之也指南錄曾覽過否往往有激烈動人處

無古今之殊矣天荒地老奈如之何今日風氣高厲

庭中梧葉紛紛霜冰至矣唯祝加意自護

九月二十一日

爲長子三季玄石所論之說亦頃已仰復矣鄙見與

玄石不合其時往復數度終不合而止無騰畱者故

不得如教呈上耳昔季修撰從兄之喪仲父亦出繼

而爲之三季矣曾見彥暉與玄石書辨此甚詳確幸  
求見於其胤允昌許如何

曠日

鄭先生家後事誠爲不幸然罷繼實爲重難其在道  
理亦恐未安其人子否子或愈於其父則猶可待  
之耶蓋欲罷繼則當列其罪狀彼若自明則便成一  
訟世間人口少真是非而聽之者亦難得公正無私  
况近來事無大小其終則莫不歸於偏論此等事豈  
非可慮耶至於左右之爲疏狀之頭則決然不可爲  
也向來屢承 恩命而一不能出應則今何可以私  
事有所干請耶雖云爲先之事其實一家私事也昔

季同春被 召命方辭病不出而以沙溪先生謚號  
事上疏請用文元副望其時先人以為雖事係師門  
亦我私義而陳請於辭 召之時義所不敢也云今  
日之事其爲不敢又甚於此矣鄙見如此未知以爲

如何

戊子閏月  
二十一日

拯幸賴文玉來會得以相與一討寒泉錄雖耳塞不  
能聽言語而開發心中茅塞甚相益也忽得疴疾不  
免歸家調治造次敗意可歎

六月二  
十四日

金台遺札其文儘好其說理亦儘精而惜乎終未悟  
而逝也智之於賢否也亦命也可歎答書草謹覽而

逝者已不可復作存者亦未必相信愚意恐不如己之也况鄙人之事非但今人後世亦必有是非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也恐太涉分疏况先人之受誣已有辨疏以下諸文字亦不須更為覩縷也如必欲為之則只以下款一家之事申之如何然終不如止默以俟彼中稍有開悟之望然後言之也千萬商量之如何

八月十九日

昨令姪忽自遊山而過披慰何量今已還家否見其充健大異向季似無他憂是為可喜然已作一方外士其言曰雖方外士亦有天理人情仍與之言若云

天理人情則驪江亦不可往當歸侍座下兄弟同學且以操心飭躬四字相勉矣未知果能相信否也其才氣誠可惜若收入規矩則何處得來幸加諄誘俾之近裏著工夫如何

九月二日

禮類書頃者梁生處濟書問果講確與否固知有鬧端而故不答矣今果出矣崔相雖以晦栗兩先生自解而既不免異於朱子則砭者之鋒安能免也只當安受而已不必較也權正叔之書請云云者似不近安有請玉署薦於長者之理乎

漸劣日甚神識昏昧自覺日月以異而人之見者每

以為如前頃者趙承旨泰億草進敦諭之文而以精力尚旺為言自下如此自上何以下燭此殘喘實狀耶此等事極可悶頃對趙令言此若迫於威命昇疾以動而或死於道路則令輩亦必謂之妄動矣趙令無以應懷德宋台道源少我一歲奄忽逝去林次韶上去時歷見而去又奄以柩歸浮生之不可恃如此况此朝暮懷懷者乎分外恩禮無有限極此間悶迫何以盡喻比聞鄙答領台書及答姜錫朋書並出齒舌不少云既有書則傳出無怪也鄙見如此亦復奈何

己丑七月廿七日

昨者連山宰

全錄

來見言近始得見類編庸學與章

句別為一書於事體大段不是與晦齋不同矣鄙以為晦齋補遺亦別為一書未見其不同連山終不以為然信乎人見之各異如許矣聞領台論辨諸疏作一冊子以上云必不免更起一鬧蓋大學本末一段既異於章句則雖以晦齋為證安能免砭者之鋒耶終不如引咎之為善也若自引咎自請還下其冊則彼攻之者更無可言此事可以收殺矣若自初如此則都無事比來自上令勿捧彼疏故似少止矣然更發之時則必比前加烈矣

可慮

金台文集何其速出耶其答執事書初謂其家不出之矣昨者羅牧過訪言果載其集且言彼中已多論議明村可慮云云前頭一場鬧端似不免矣只得任之奈何其書細瑣處果有之叔涵之言亦是也閔彥暉與玄石往復云者此則未曾得聞然玄石之見亦自有所據所謂正者指春秋之義晦翁之書而言之耳心既不正則所謂正者終歸於五霸之假之矣玄石之言非許之之意也如何

九月二十六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五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六

書

與成汝中

至善

賢既不以年晚自憊講誦服行用功不已而令子妙季美質當無遠不到令人愛慕祝望實不自勝千萬益加勉勵以紹家聲幸甚所囑命名之字歸考字書未得嘉名竊思敬之一字實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吾儒心法莫要於此茲以欽字為主而擬議十餘名以復焉欽敬也幸以稟告於叔主及諸兄主前而去取之如何

庚戌十月十八日

知從玄寓有講貫之樂吾儕已分內事莫切於此隨事講究隨處服行智益明而德日起矣不勝欽歎所示新得遺帖極可奇幸且莊誦再三實切於學者受用不可不編入於續集矣即取續集閱之則雜著中與河緯坤書上下當以類附題目則當曰書姜而進某帖未知如何坡湍相攻之說淡可愕也世間事無大小每出於意慮之表奈何一邊姑置勿論而溪上諸人以謗人爲名實非美事何不念及於此耶若自今悔改默然寂然則雖晚猶善尹兄主及金弟許幸以此意申申之如何館疏雖未得見人所云云一句

則非出於有意明矣坡儒以文字間無情之語作爲攻人之端已犯不韙雖被人斥自不可辭若相與引咎而不復與校則此事庶可以收殺矣未知汝中之力能調停一家以及於一鄉否事有因小而致大者痛歎痛歎所示下一款未知得於何處耶聞來令人隕心此間有何門下之辨斥者此則浪傳也切不宜輕相爭辨惹起說話毫無益而極有害矣淡諒之幸甚汝剛書曰姪長夏靜僂終不做一事此亦命也云云長夏靜僂不做一事只可責志何可謂之命也賢從諸君須提撕警策各加勉勵以期共振家聲至祝

苟專意辨自己工夫則雖欲議論人長短得失亦無

暇之可為矣甲寅六月十三日

小紙所示感我勤諭也世道至此而口舌紛紛又如  
此無非不幸也奈何唯當慎言勉學闇然自修各求  
無忝於所生而已君亦淡念之也書面二字心甚不  
安曾見栗翁與龜峯書論尹聘事否無教學之實而  
強師弟之名恐不如稱叔姪之雖俗而無害也如何

八月二日

示及外言得以警省愚之幸也切勿向人分踈自修  
無辨古人真至之訓也最是院享一事實非其時以

坡山書院中止之義揆之則在拯之道至誠停止為  
當而自初實不能自由此蓋力量之不足也今亦安  
得謂在家而不知耶鄭介清撤祠之事為彼輩積怒  
或致意外之辱亦不無其慮以此耿耿耳似聞僉君  
亦有口舌當此時節何以得此聲耶豈以坡鄉事輾  
轉至此耶淡願猛省勉飭諸從十分懲愼以消弭之  
也此不可使聞於他人也無由面論書不可盡鬱鬱

奈何乙卯八月二十六日

昨得尤翁下書謂坡山諸人以竹林院享換易位次  
見咎以拯之實與其時執事知其不然而不即開說



為歎不勝驚瞿拯則前此實不得聞諸君以此為言  
病蟄聾聽如此可勝訟懼耶竹林院位當初己以栗  
谷為右而牛溪次之非重創時尤翁之所改也諸君  
何從而得此耶且以道理言之先賢高下自有士林  
定論如從祀之請亦以牛溪次於栗谷子孫安得置  
私意於其間哉况無其事而云云於此時耶今雖已  
晚幸亟相與傳告而悔改之也九月二十日  
近來邪說日騰斯文之禍將有不可言者所望者  
天日之下或不敢終逞而已諸少科事幾箇得中耶  
彬彬可望而世道至此奈何外物不足道唯當效迹

讀書自勉於己分內事有以扶持一脉不至於荒墜  
耳吾人事業正當於此著力望加疊疊如何近功在  
何書聞有意於文章大家恐似外馳吾輩已過中季  
矣正當用力於先賢節約之訓如何丁巳二月二日  
和叔師友錄至於退陶門下而止自坡山門下目為  
續錄而使我為之此固先人之所嘗留意者今欲踵  
成而鄉中無書籍謏聞固陋淡恐因循負此一大事  
左右亦須隨得隨錄逐旋寄來與之共手如何二十日  
時事不欲言唯合啓踰月而 聖批堅拒云祝望只  
此耳晦翁有言世間萬事須臾變滅唯致知力行修

身俟死爲究竟法此爲真至之訓吾輩今日所共勉  
者此外無他焉未知左右近來工夫在何書耶千萬  
日新以慰遠慕己未六月二十一日  
復還宰秩瞻聆喜動有郡榮養愛日誠愜祉福天申  
世所希觀此豈但一家之私賀而已又聞君被薦於  
名卿而以不墜家學爲目力學揚名無忝淵源凡在  
交親亦與有光焉令人喜而不寐第此名允副實難  
况我家學至大豈可容易承當唯願益加實功讀書  
窮理操存省察晝夜慥慥不遺餘力有以展拓樹立  
不使爲過情之聲則方可以善繼善述而無忤於令

譽矣初於邸報見肅 恩意謂家貧親老欲就祿仕  
之途矣旋聞引去豈以薦目爲嫌耶例因不仕而又  
添推排漸至於狼狽之域如病蟄者是也方此惶縮  
未知所措此實可戒然果能充其實則隨遇而行何  
患焉千萬勉旃前日所呈門人錄其果淨書而就正  
於和叔否又有一計欲收拾遺言行及見於他人記  
載者爲年譜拾遺如和叔所爲栗谷外集者則庶無  
餘憾而精力已覺不逮末由自勉君須任之如何續  
當收聚以寄君亦留意編錄且家庭所聞事實雖係  
微細亦謹錄之以爲訂議去取之地如何和叔所爲

粟谷續集外集等冊君須借見而其語錄所載可倣其例以為規式耳此目昏不能自書兒輩皆鳥迹最以書役為難耳歸老墓下計已久矣而多少拘牽尚爾遷就今則衰疾漸侵貧困愈甚省掃之行非但筋力不逮人馬亦艱今年端秋祀事只付奴輩之手以此亟欲決意捲去而亦未能遽動私悶何可言昨得和叔書欲知吾計之決亦欲畱居於紫雲前洞已勸其勿疑而定居矣吾計進則明秋退則後春必可成暮境相從預以為企耳

庚申八月晦日

從祀蒙 允固是士林之慶而內外子孫之情尤何

勝言唯是吾道不振邪說愈熾無以牖發蒙蔽化革積痼而唯以屏齋為過流之道亦無念之不生也咄咄奈何伯胤上庠可喜而次胤以下亦能勤學否後生輩徒知科場之為大事而無肯有志於向上者有才者尤可惜也幸加提撕俾知有家學淵源庶不至全然外馳也

辛酉至月二十五日

分外誤 恩漸至於此德不及前人而爵位過之理必顛躋以辱其先來教之及為增怵惕和叔書來以己道相勉而自念賤分既以屏齋為義而執虛名以應實用決知其不敢則一番呈身實恐未足以報

恩而其於賤分益似踰濫故姑不敢為變動之計自知末梢死不足以塞責而終必得罪而後已奈何壬戌示諭耐祭事固有異居設位之禮而溪南與溪上只步武間耳恐不可以異居論也請奉以行恐合情文未知如何舊廟遷入于新廟既係是變節則恐當在吉祭前一日而舊廟改題畢遷入新廟似僂亦未知如何如此則新廟亦設參行告矣至於改題則先重後輕又何疑乎言行拾遺錄謹受而閱之此亦草草不甚關重此中姑無成本而目力心力日以衰減且無相與共事者凡百不能如意只可媿懼壬戌

言行拾遺錄後來者還呈初來者姑留蓋此方裒得若干名曰年譜補遺欲與季譜後說為一帙為附刻於季譜之計分德行出處及答問為三件總不過數十張耳和叔掇取數條入於栗谷別集而似不緊故欲刪去耳休庵移安事得以歸一則幸甚此後庶免於難處未安之患矣衰頹日甚百事不能做 恩命過分決知虛名不堪實用故不得不力辭庶幾 聖明之俯察而憐許之耳唯是受 恩罔極而孤負至此慨然自悼奈何和叔起當世道公私憂喜夜不能寐也

癸亥三月二日

祿仕固料難免而仕學交優且有聖訓唯當隨時隨處不忘吾存省格致之工夫然後入而事親出而事君事長使眾皆得其道矣千萬勉旃為望

癸亥

牛溪祖考季譜補遺總九十四條草冊呈上幸精寫一本以為就正於和叔之地如何汝中曾所記示者多冗雜故只抄取八條未知如何與松江答問者只以先人抄錄者載之不得見全文松江日記幸借得於同福倅以送之如何養士之規想未及施措徐君前謝狀為及相與補助之意子賤單父之治實以尊賢取友而已須以誠意相與以受其益如何

十月十五日

意外人來得承惠札以審春和侍奉下字履珍福披慰不勝言至於忘食而勤民則民必受賜俸錢無媿矣既已為養就祿且當盡心居官無非報國之地何必漫說歸字醫藥雖不及於京洛滄隨之奉則百勝可以相當矣如何興學之意甚誠誠於中則人必從之千萬勉旃前日書院事蹟冊謄本則已送於和叔矣原本更呈通諭之文多在其中考見而依行之如何不在多言只實行之則有實效先擇可以為師者又擇年少聰明可教者分置鄉校書院先教小學依序漸進而朔望躬臨勸課又為之講說使知學問不

外於人倫日用之間而讀書不止為科舉利祿之徑而已如此則思過半矣相望之遠恨不致身而觀光也

甲子

美政流聞甚慰人意吾人學道愛人之意固當如此而有誠則才亦生焉千萬加勉興學別無他法擇師選士使之讀得經書講明其理而服習行之而已一鄉可師者徐景輦之外又有何人耶老成敦樸之士豈無十室之忠信耶隣邑如奇子亮亦可時時延請使登講座也第今兩麥全失民事將狼狽恐不能暇及於禮樂耶深慮拯咳喘一證至今為苦醫藥無效

悶不可言以此頓敗摧頹日甚尤無可言又有一事新出唇舌溢世愛國厚恩一無所報而當此潰裂之際添一紛紜於其間重為世道之累公私罪戾誠無所容措奈何祭需之惠感拜無已累代墓祀之需邑力必不能裕雖有誠意亦當視物力而有所節損所謂稱家有無者豈獨謂在家耶每承委致之勤感戰之餘每有不安之心蓋恐以煩費貽累也

四月二十六日

此中所遭想於京書中已盡之矣貽辱先人重累世道死不足以塞此責矣自痛奈何昨顯道士威諸友委書來有欲為先人辨章之意亦且邀君士來云此

大不可者已答兩友書極言止之矣茲以瞻呈幸勿  
輕動如何此事道理只如此淡慨諸友之不能守靜  
有此紛紜意思也世道一至於此而不知不覺陷身  
此坑全坐見識之迷惑自訟而已即今所望於朋友  
者唯相勉厲相告戒俾不至益入於坎窞耳幸亦淡  
思處義之道詳以見示如何五月十日  
羅趙兩友辨章之意頃已以不可之義相報想必更  
加商量矣所示付之公論姑且靜俟實是正當道理  
豈可循俗紛鬧重速兩掌之譏乎幸須堅持此論勿  
自撓動且以此義勉勗同志如何且有決歸之言此

尤不然使先人被罪則子弟門生誠有難安於在官  
者今此則直是一橫途耳安有棄官之理乎千萬淡  
思義理勿以自輕如何奉老專城吾人祿仕之計只  
為此事况愛民養士一命濟人上副朝廷選用之意  
下行平日為學之志非偶然也何可每有此去就之  
言耶唯願侍奉之外加勉學業隨事隨處講明踐行  
無非學也五月二十日

示諭云云何至如此自先人言之則直遭一橫途耳  
自拯言之則見識昏昧自作之孽也今日吾輩所當  
講者唯在此邊處義之道如何耳在先人則有犯而

不校之遺矩在拯則有不尤無辨之古訓在僉賢與諸友則有尊聞行知信道不惑之一大事自餘外至之榮辱禍福只可一切任之而已僉賢何遽戚戚於斯耶唯拯則前後處義一無所據公私罪戾將無以自贖此爲痛恨而然因此得以脫免分外虛名則亦萬萬私幸也二斗長腰寄來遠背當暑負任一羽爲重雖有濡沫之感恐累體下之政六月七日信息久阻懸邇正苦得承惠札慰豁難勝第審色憂長在貢慮區區旱災之慘南中尤甚云蜀牧之憂安得不泮然仄聞 聖慮特軫已命方伯仍任云方伯

安能許守令遞去乎况如君約已愛民頌聲已著私情雖切公義亦重方伯必欲堅執而他人亦難容喙矣先人門下辨章之議已與顯道士威相議定爲守靜之計外人之云云何足顧也千萬淡惟分義勉竭才誠以濟一邑之顛連兼以其私得備滫瀡之養不亦善乎爲君三思恐無以易此如何尤翁再書又有意外語今則已不敢復爲仰答之意矣使此翁至此而誣及於父母莫非我昏昧之罪尚誰咎哉沃川人金擘又上疏見詆未知此後又有何事也欲於秋夕歸省先壠而旋思京裏紛紜方未已恐近城或添意



外唇舌未免班如此間心緒不堪悄悄

八月九日

杜門待盡是吾究竟之地而吾黨諸友唯當十分守靜非但道理當然如此然後方可免於罪戾矣言不能盡千萬默會勿動於浮議如何南中若或有如此浮議切望隨力痛止之勿致有紛紜之患千萬幸甚奇子亮相見否前日有書似全未諳本末而言長不能詳答只以為若見君則可詳矣未知其後果如何也

靈光鄉議之分爭亦一不幸而吾家適為其爭端貽笑於遠近何可勝言蓋森溪別建固為冒禁而睡祠合享尤是私意不類士子舉措兩邊皆不可許此中自初兩止之而力不能禁以致於此咄咄奈何恐君未知此意故略及之此後兩邊之請皆斥絕之如何莫非吾家之禍尼也

戀邇中得承惠札慰不可言欲遞之計必不成矣不如俛焉盡心於賑政於人必有所濟亦吾人學道愛人之本意也頃者龍安倅李君輔見訪為言初有欲歸之意而目今民間已狼狽流離既已來赴於無事之時而捨去於急難之日揆之分義亦似不安故已率來衙屬為不歸之計云此義誠是矣朱夫子以浙

東荐飢單車就道豈非後學之指南耶千萬勉旃如何前者往復書呈似與徐斯文共覽而還之如何懷川末書所謂瑞山之事宋疇錫之事皆非此中之所言而中間所出皆不可知大抵此書後則更無可望故不復為答謝耳館疏以屢書往復為罪今此不答之後未知又以何事為罪也舍弟還自交山有日矣過京時只見顯道士威兩友耳有何所聞只相與共勉守靜之義而已聞南中亦頗紛紜云若或有妄作之計者須隨力痛止之為可義理利害俱為不可不但區區私分之苟避罪戾而已千萬深察如何

八月

沃人文字有不忍見而朝著風波相激至此比來心懷何以盡言小紙所示頃見士威書亦有此意皆恐未之思也沃說雖慘與此疏何異初既無辨今何更校况今世道之至此實是時變之大者吾黨不幸當此他人之紛紜者縱無可奈何安忍對起而添鬧耶幸姑勿為此意思如何

乙丑三月一日

即承端札得審比間侍外字履萬珍慰不可喻常時撫字之勞猶令人難堪况此翳桑滿眼之日耶安得不髮白祭需雖非此時何以加此不勝哀感還以飢人之遠勞為不安也平康路遠何能送人頃於寒食

優有書謂有解歸之意鄙意則解歸似無意義勸勿輕動矣未知果何以為定也蓋沃人文字雖不忍見亦與北人疏一般不當以此為去就至於鄙書之出雖云當初抵顯道者而其出則非顯道所可知亦與和叔以失簡自咎者無異此尤何足為去就所關也

四月  
聖旦

鄉飲酒儀此有舊行笏記矣昨已副顯道之求今無他本未能奉呈可歎欲依教更作笏記而此方病寒伏枕末由自力兒輩皆不識儀禮面目奈何境內章甫豈無聰明有文者若取儀禮本篇及圖說使令胤

與之討論則不過數日可以習熟先令學子再三習儀而後行之則好矣儀禮之古亦難猝講則五禮儀亦有之甚簡易行亦可試也師友錄本草謹領耳此當與續集及季譜補遺及後說當一併入梓以為一秩而置之坡山書院為可君若在縣則早晚須畢此役可也跋文愚當草定以敘文集續集以下前後曲折以示後人為計而衰頹日甚以此自悶林川方有市南祠院之役雖不發文求請而同志聞而助之者有之君亦隨力相助如何九月  
六日昨復士威書病未別狀矣同照否顯道想已到配所

明齋遺稿卷十六  
離親情事想來隕涕似聞加罪之論將繼發云若然則君與士威亦難自保貽憂高堂將奈之何如鄙人者罪自己作尚爾偃息在家日夜唯望速蒙勘罪庶安私分而已正卯四  
月六日  
祿養路絕菽水亦艱不安城裏孤寓坡鄉雖與顯道之離親遠去有間情勢凡百想亦略同爲之奉慮懂懂何已唯是杜門却掃深究力行之訓誠爲吾黨今日之指南安有他語之切於此者耶精力衰頹之歎此則有甚於左右昨見顯道書亦以此爲恨然不容以老而自止則只當勉而又勉一息存時毋懈此心

而已第暮境工夫不可泛濫只就小學家禮心近數書更加精熟同與士威頻會於和叔寓所以資講討此最有益恨我之長此離索末由盍簪於其間也昨擬作省墓之行而又復不果霜露私感殆不自勝且念顯道羈孤亟欲一鞭往同而衰病難振窮谷秋懷無與晤語只增蘊結而已八月十九日

所示懷川書及所示之意具悉之矣奏本事季譜及後說非不明言之玄石之以爲疑者未知指何處耶其曲折具在文集中諸書蓋其時天朝與倭約條三事一曰但求封不求貢二曰一倭不畱釜山三曰

明齋遺稿卷十六  
永不侵朝鮮此是 天朝受倭降也豈乞和之比耶  
然先生之議則初非預於其事也只謂不可激惱  
天朝將相自促其孤立無助之禍而已故答秋浦書  
曰今使同盟則執義死辭自有其說云云其義豈不  
曉然耶後說一本在案下否詳見之則可知矣秋浦  
之當初致疑者未知先生之本意故也以先生答書  
觀之則可見矣秋浦既承答書之後則必無其疑矣  
沙溪所疑恐亦不過如此今引之以爲詆訾之口實  
豈秋浦與沙溪之意耶唯所謂辨章之議則愚見終  
與玄石同因彼私書自我起鬧不但貽笑於傍觀或

恐遂爲斯文之禍不可不深慮也且彼以誣辱栗谷  
爲數季紛紜至今未已而此又以此爲言若爲對舉  
者然尤爲可羞不如姑置而更觀之爲宜也鄙見如

此未知如何

戊辰十月晦日

斯文之禍竟至此極豈但吾子孫之私痛而已先人  
昔修癸甲錄時從鄭掌令丈得松江宅謄已庚間數  
季朝報名觀時錄者與混定錄合以編次之矣其後  
鄭丈既又取還今欲得以校正而無可得處頃季求  
之鄭同福泣而亦不得淡以爲悶矣昨因一友聞哀  
所有一本云未知果然否果爾則幸於速便投示如

何己巳閏月二十五日

義錫甫之歸附呈續集草二卷矣其中不登於續集者不可不一一騰出為一件以為家藏之本幸與少輩從速為之如何恐因循未果或因致泯沒故敢及之耳君與羣從子姪閒居舊業能日有工夫否更須相與勉勵勿至墜墮如何吾輩前路不遠所當倍加惕厲而怠勝之病自覺日痼不可諉於衰疾而自恕也君能免此患否相望邈然無由盍簪離索之憂歲暮尤切奈何辛未十月二十二日

疾所致祇可悵然此君之來得承惠札稍慰孤索之懷第飢歲之憂到處同然而為君尤耿耿也江陵之計竟不成云固亦料之世間安有桃源賢胤之空勞於行役還可歎也汝敬所示別紙略以鄙意奉復唯在左右與一家諸賢熟議處之而已奉先之事何可避嫌君不能定之則誰能定之餘萬只希靜養增慙勉率一家諸少競勸學業以慰區區遠望壬申至月三日

與白文玉光瑞

自龍潭赴官之後悄悄孤坐幽獨之懷亦不自堪舍弟縣齋亦終日不見人官况則非不閒而亦以孤寂

為悶云耳兩先生復享士林之幸也易言頻復傳曰  
過在失而不在復義固無咎也立祠等事亦只當論  
其事之是非得失而已何可以多事為病也若偏持  
此意思則又墮落於方外一邊矣如何若其可為者  
則固士之事若其不可為者則非士也私也事之多  
少有不足論矣甲戌閏五月十六日

葬事卜日於五月初吉先忌喪在異室可以將事而  
身獨輕服餘皆重制恐不能備禮也承貺臨之教無

任感企

壬午三月二十六日

竹杖前得來者太細矣畱念竟送可幸雖已成服易

之無妨也

臘月十七日

長夏且盡停雲之懷日夕為悵即蒙專伴垂問一函  
兩札披審炎潦體履清健其為慰豁奚啻濯熱早餘  
得雨節雖過晚而滿目青色差勝於赤地時未知果  
能有秋否秋熱而霜晚則猶庶幾矣此則在天令人  
祝望閔生汝猷允昌來讀書賴其提警得以喚醒作  
伴過夏非小幸也惠來竹笋蔥蒜之種珍感萬萬豈  
學圃所得耶兼示以種之之法請試學而此中無為  
圃之地可欠乙酉流頭日  
雨後秋氣頓生枕席覺冷時節易改矣卧念淨寺今

番之會恐難又也望兄為賦一篇詩留之而去如何  
異日當為山中故事也孫兒生男八十乃見此慶可  
以膺兄之賀矣戊子七月二日

眼昏心昏自是例事何足復言欲不用心與眼而猶  
不能不用是最可悶騷屑雖止憂虞則猶在示諭戒  
謹恐懼云者不但學者事而已雖有憂時之心無有  
報國之路此懷同之奈何書中每有韻語不能奉和  
諷詠之餘自媿意思之索然也辛卯正月

重牢盛事世所罕有兼以令孫冠禮祥和滿庭為之  
瞻慶豈容言喻昨得士威書亦得安穩且有其姪蓮

榜之喜亦可慰也唯是明村舊迹漸陳向者其孤以  
文字事下來握手一慟而已人生一去如逝水之不  
可返奈何拯昨蒙 特恩有優老之賜本以世間一

蠹老而不死當此民窮財盡之日獨受優蕃之 錫  
以侈口腹之養揆以微分私義萬萬不敢不得不冒  
死敢辭安有如此惶恐事耶兒子陞資亦可懼非可

幸也三月一日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此時一札奚翅千金起居清裕  
吟詠自適披玩手滋若熱斯濯暑熱所惱食飲頓減  
此亦方如此何以度遣三伏近日憂虞之端不比前



冬未知前頭有何變怪令人寢食不寧奈何士威已  
以今十五日入地只得遙望一慟而已然及此無事  
之時安歸真宅豈非福耶不堪長羨五月九日

西邊查事尚未出場昨又聞平安前監兵使將入去  
云國家之困辱甚矣咄歎奈何兄書所云自振之道  
亦紙上之空言耳然在賦畝而不忘世如此只可感  
歎鄉飲酒禮被兄累教頃者少輩多會一番講行而  
其時日氣甚熱不得奉請至今為恨早晚欲於院齋  
更為之云其時當使預告耳六月一日  
比來酷熱不審調候何如區區瞻邇日夕不弛拯僅

依昨而意外龍潭有家禮源流入刊之計至於左揆  
上達於榻前使湖南刊行已有 成命而龍潭家所  
藏之冊乃初本未及修正者故欲送此中本以刊矣  
昨見左揆所奏說話至引懷川以為張本而先人之  
共編則全沒不稱人皆謂其所左右而取捨之意顯  
然可見果如此則此中之同事義所未安茲欲以此  
意復于左揆而此中本姑欲勿送矣以此事近有與  
龍潭往復頗有辭說事出於無事之中將不免一場  
口舌亦一危也癸巳六月三日

昨得左揆書示當初筵奏曲折蓋因龍潭之言而龍

明齋遺稿卷十六  
潭實未諳共編之實又有誤認之事所以至此而非  
有他意也左相以再達煩複且不無行教所慮意外  
事端而成命之下不可久稽己以初本入刊爲定  
初本亦已首尾完具且已淨寫大役亟濟斯文之幸  
也當初共編之實非但公佐之未諳也吾家後生亦  
多有未諳者彼此一般何可獨責公佐今則刊事已  
定都無他事矣兄書疏辨云云者何其過耶此事豈  
疏辨之事耶恐兄言之傳出爲人之所笑也俗弊例  
喜睽乖而後生輩傳說易訛是爲可悶

六月十四日

與李君輔

世弼

謹承惠札得審比來官况萬珍慰感慰感示意尤荷  
不鄙不以邑小而忽之有此求助之意持是心以行  
當無所失矣民而見憂亦必有濟區區欲以仕學相  
優奉勉未知如何拯呻吟如昨自作之孽竟至貽辱  
於先人不肖之罪可勝誅耶小紙所教謹悉前後見  
念至於此勤敢不銘佩區區此心亦只如此而已分  
俸周乏義無可辭而平生一蠹常媿素飧至以煩於  
朋友則尤覺慙悚幸淡諒

甲子  
端午

頃得奉晤雖幸而既媿奉枉又懼奉累中懷不安迨  
猶耿耿何料眷問又勤誠不知所以仰謝也示意或

己自子敬所奉答耶尤出於意慮之外前後觸激至於此境莫非無狀之罪奈何不敢更爲容喙計惟杜戶閉口自靖以待盡而已如有欲賜教者切乞勿靳以開迷塗幸甚簡面稱謂不勝悚仄若蒙不鄙處以兄弟之義幸矣何用如此過情不稱語使人踉蹌而不敢視耶亦乞心諒後或與書必削去之如何不然恐不能拜受也羊踏蔬園古稱異事况牛踏耶第戰情軫不能己已甲子八月

昨者從者之過子敬也適巧違未遇至今以爲悵歎第所畱冊子終荷不鄙俾得以預聞緒餘感媿之私如何勝喻比於病間反復紉繹皆所謂義理精微之處以區區僮侗之見何能有所辨別而定兩端不決之疑耶唯俟早晚歸程或得一握則庶有以面承提誨而奉質所懷矣即聞汝中遞去而左右代之云從此盍簪未易離索之中不覺黯然聚散有數亦復奈何茲不獲已寫出所欲奉質者爲一通以請裁教意中所有書不可盡唯幸默察而更教之耳屏蟄微分懼煩多畏子敬與豚兒之外無人知有此徃復並乞心諒亦奚待鄙言也拯喪戚悲憊之餘斯憤彌甚日間無客輒思頽卧志氣已如此安能有所爲以無負

暮境光陰耶因書警策猶不能無望於相愛也天時

正熱千萬保重

丙寅五月

附評君輔與懷川論心經釋疑別紙

君輔問懷川答

問校本曰命性命也謂以耳目之欲為性命之正也淺見以為性命之理只寄於聞見而不體於吾心也以下句騰理于口舌之意推之則竊疑其如此耳

又問竊觀來教之意以寄命之命騰理之理言之則命理二字既自相類而若又以耳目口舌俱為口耳之學之義則其所雙舉者彼此意義

都無分別甚似重疊故有此解也淺見不能無疑蓋命指天之賦與萬物者而言理指事物上當然之則而言其所主而言之者意固有別而耳目口舌又有聞見談說之不同恐無稠疊之嫌也今若以耳目之欲為性命之正者為主則非但語勢不穩下騰理于口舌既是相對說則以此例推之有說不去者

此說意見之所未到前日讀之只如高明所辨之意而已

問西山真氏贊二板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校本

從釋疑舊本而曰生是氣用事時方生

此即雲峯胡氏

說而退溪謂之精當栗谷之意亦如此

淺見以為氣用事一句竊

恐說得太重夫人心之發也理為主而氣不用事則亦為道心也氣用事而理不為主則便是人欲也在氣之欲用事未用事之境界易流於不好者方是人心本然之體段當此時固不可以氣已用事言之也氣已用事則已流於不好墮落阨蹙不止危而已矣烏可謂人心之本然乎云云

答栗谷先生曰發之之際氣已用事則人心也

用事字栗谷所論不可易矣云云

生於形氣者言有形氣故人心由此而生云爾與栗谷先生所謂發之之際氣已用事則人心也云者意似少異引此以證之則恐未安

又問來教曰云云人心者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自是私有底物也毫釐之差易流於人欲而流者便是氣用事之致也人心若謂之氣易用事則可遂謂之氣已用事則不可若以氣用事為人心則流於人欲者又謂之何耶  
栗谷答牛溪第一書曰發之之際氣已用事則

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惡也云云朱子曰人心從形氣上泛泛無定向故言其危據此人心固可以善惡未定言之而不可以合善惡言之也若曰人心合善惡則或可也若曰人心即七情之合善惡則尤可疑也

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心僂生此惻隱之心非關我形氣只是仁性之自發如食色之心則發之之際已由我形氣而發謂氣已用事不亦宜乎由此而聽命於道心則爲善任其流於人欲則爲惡蓋善惡未分也則謂之合善惡有何疑也

心之發莫非氣發道心之發也氣發分數未嘗偏少人心之發也氣發分數未嘗偏多何獨於人心以用事言之耶

氣發理乘一道固無間於人心道心而既曰從性命發從形氣發則安得謂無偏多偏少也此徒知道心之亦爲氣發而不知人心之純是形氣也徒知人心之非人欲而不知氣已用事之不害爲非人欲也從性命發則發之者雖是氣而理爲用事矣如此平看有何不可耶如此等處活看則無可疑若執言而不以意會則觸處窒礙矣如何

來教曰來說以爲人心之發也理爲主而氣不用事則亦爲道心此恐無曲折而病於太快若以得其正者直謂道心則更無人心之名云云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以得飲食之正直謂之道心雖曰爲道心而終不相挾雜則人心之地頭依舊自如故鄙意以爲氣不用事者卽人心之爲道心也氣用事者卽人欲也欲用事未用事者卽人心也以此三件說分別說破者只明其用事字非人心之體段而已

道心人心人欲爲三層說者固然矣而所謂不善者常由於人心則氣用事故也不可以上智之不能無而謂之氣不用事也氣不用事則何以謂聖人之人心也危耶

來教曰中庸序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蓋上智之人心本自安帖而不危云云朱子曰聖人專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據此則人心若單舉而言雖在聖人亦危尤翁所謂上智之人心本自安帖而不危云者亦謂其常聽命於道心故常安而不危云爾非所置疑也

來教曰來說又謂在氣之欲用事未用事之境  
界易流於不好者方是人心本然之體段非但  
語病其於名理亦大不著大抵目欲色耳欲聲  
者是人心也欲其所當欲者是人心本然之體  
段也流於不當欲者是人欲也若謂人心易流  
於人欲則可指其將流者爲人心本然之體段  
則大不可云云前稟大意以欲用事未用事釋  
人心惟危之危字而以危字爲人心本然之體  
段而不可以欲其所當欲爲體段也以明德言  
之則虛靈不昧固可謂體段矣止於至善其可

謂體段乎以道心言之則惟微之微固可謂體  
段矣允執厥中其可謂體段乎大抵目欲色耳  
欲聲者人心而欲其聲色之時易流於不好故  
曰危危者即其本然之體段也流於不當欲者  
即人欲也使人心得其聲色之正者即道心之  
所爲而中庸序所謂危者安者也然舜禹傳授  
之意只以人心易流於人欲故謂危而已矣若  
曰欲其所當欲是人心本然之體段則聽命於  
道心之前人心之已安可知帝舜何以曰人心  
惟危朱子何以曰使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乎人心本然之體段不可以欲其所當欲言之也

尤翁所謂欲其所當欲者是人心本然之體段云者正欲明人心之非人欲也以爲耳欲聲目欲色而不過其節者人心之本然而凡聖之所同也耳欲聲目欲色而過其節者非人心乃人欲而衆人之不能聽命於道心者也其義如斯自無可疑今以危字爲體段則恐於名義益遠以所引明德至善證之則明德屬人心而至善屬危也道心之微亦然明德虛靈不昧故至善也道心發於性命故微也人心生於形氣

故危也生於形氣而欲其所當欲故人心也欲其不當欲則人欲也欲其所當欲者上智之人心也欲其不當欲者衆人之人欲也如此看之豈不較然乎朱子所謂欲墮未墮欲陷未陷者與高明所謂欲用事未用事者意自不同朱子說是形容危字之義也高明說指人心發處而言不可以高明下語之失當而疑朱子說之非正義也

大抵此段栗谷先生說及尤翁所論皆無可疑而高明之疑之恐未能盡人之言意故耳然所論道心人心人欲三層之辨則瞭然分析雖於其言有離合異

同而於其意則似離而合似異而同病在於不能活看而通之耳如何

又問七情本兼善惡故人欲之欲亦不外於七情之欲也西山此欲字果指七情之欲則其全非人心之本然可知豈可謂似無甚害耶大抵欲字平看則無病重看則有病今此惟欲之欲固當平看而校本曰以人心爲人欲與中庸序不同按今此惟欲易流蓋言聖凡不能無之欲與孟子養心寡欲之欲同云云亦不無疑今又以此所謂欲若是禮記愛惡欲之欲孟子寡欲

之欲則無病而若是朱子人欲非性之欲則似未安改之則雖似勝於前說而淺見又疑其未安蓋惟欲之欲決是寡欲之欲易流指未流者而言

此一段所論恐得之然兩存之使人知其當如此看而不可如彼看尤好

問一卷一板人心道心朱子序心之虛靈知覺校本從釋疑舊本而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淺見以爲旣以虛靈爲心之體而又曰靈者心之感夫感卽心之

用也以靈既謂之體則似不當更以靈爲用也此玉溪盧氏說而栗谷以爲未安已見於辨疑中今謂虛所以能受靈所以能應若以照具衆理應萬事而言尤似新巧又謂能受而應故有知覺之理則又似倒說恐皆未安

問二卷一板大學所謂誠其意校本曰情是自然發出底無可施功處意是商量運用者可容人力故不言誠情而只曰誠意此似非傳者之本意也若曰情無施功則禮記之君子反情程子之覺者約情豈非爲情上工夫耶

答君子反情之情程子約情之情皆意也

又問夫情恁地發出意主張較計故情之做過也公道上錯了意之做過也私罪上錯了此傳文所以拈出意字以爲自修之首者也今若曰情無施工意可容人力所以不曰誠情而曰誠意則傳者之意其果然乎蓋人之言情也有兼情意而言者有單舉恁地發出之情而言者其兼情意者約情反情是也若以爲約情反情之情不但指恁地發出之情則可若以爲專謂意則似未安反之約之者情上所施之工夫可謂

情無施工之處耶

此一段見於聖學輯要而以為意可以偽為而情不可以偽為也今謂情無可施工處意可容人力義亦略同如反情約情之說非無情上工夫之言而以情對意而言之則如右云云故言誠意而不言誠情云爾不須疑也情有兼意而為說者又有單言情者此說則極是

問三卷五板如睡一覺依前無狀校本曰無狀謂夢中所見解散無有形狀也淺見以為今有良心狴亾之人其日夜之所息平朝之氣非與

人不相近及至朝晝之所為依前狴亾譬猶一種無狀之人到得瞌睡時與人無異及至覺來依前無狀也

此說亦意見之所未到前日讀之亦只如高明所論之意而已

問四卷三板南軒張氏曰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校本曰動靜以身而言毫釐以事而言淺見以為動靜言心之動靜毫釐言心之細察至於身與事非本旨也

答若如來論以動靜毫釐為心則所謂察者是

何也未免以心察心之病

又問所謂精察二字亦豈謂以這箇心察那箇心耶不過以其有所爲之心復覺其有所爲之非則卽此覺處便是精察且動靜毫釐一段更詳其文義非雙對說乃是直下承接說也其句切似當曰精察於動靜之間也毫釐之差厓審其爲霄壤之判云云

此款以動靜毫釐爲雙舉說恐失照勘高明所論之末所謂動靜之間爲句毫釐之差屬於下文而讀之者爲是前日讀之亦如此耳

問心經一卷一板道心惟微微蓋有三釋一曰昧微此言道心爲形氣所蔽至於昧微二曰少微此言道心如火之然如泉之達發見其端緒三曰隱微此言道心發於理而理之本體隱微故其所發亦隱微也必以第三說隱微之義爲主然後道心之本然體段可見也論惟微之旨者莫詳於中庸序所謂微妙卽惟微之義也或問於朱子曰聖人亦有人心不知危否答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人心之爲危信乎其本體然也道心之微

獨不可謂其本然之體段乎

又問道心本固微妙故常人果不無昧微之患  
是由於常人氣稟之所昏初非指道心本然之  
體段也所謂昧微即微者愈微之意恐不可參  
看於微妙之正義也至於西山所謂始然始達  
只言道心之初發處非指爲全體矣况惟微之  
微即隱微之義而西山此段專指細小而言隱  
微與細小義各不同此亦未安

高明所謂道心惟微微是精微之微而非昧微之微  
云云尤翁謂當以微妙爲正微妙故常人於此不無  
昧微矣云云此兩說恐皆未安微固微妙之義而必  
著難見二字微妙故難見難見故昧微也微者愈微  
云者謂不加精一之功則微妙而難見者愈益難見  
而昧微云耳若謂精微者愈精微則成何意義耶且  
言道心之微耳何嘗言常人所見之微耶始然始達  
亦微妙難見之義何以謂未安耶

問一卷四板西山真氏曰知其爲聲色臭味而  
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栗谷論此曰西山  
以人心專歸於人欲一意克治則有未盡者矣  
西山所論只是人心道心初不及於人欲而栗

谷曰云云何哉若使西山果指人欲言則須說  
治而去之不但曰不使之滋長而今只說不使  
滋長者豈不以聲色臭味之欲有形氣則亦理  
之所必有而若無治之之工易流於人欲故耶  
答謂之人心則當曰精之而已當曰聽命而已  
今日用力克治則定指人欲而言也  
又問來教以用力克治猶疑指其人欲則亦恐  
不然中庸序曰二者雜於方寸之間不知所以  
治之此治字正來教所謂精之而已聽命而已  
者也西山云云自有來歷恐不可遽以為非也

高明所辨不使滋長及引不知所以治之之治字能  
發明西山之意而克治字終似太重栗谷之所以病  
之者其在克字歟然高明之所以發明西山之意如  
此而於上文栗谷所論人心之處又反滯礙而不能  
活看何耶正好反隅而得之也如何

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惟欲易流是之謂危贊聲色臭  
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知其為聲色臭味而  
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卷一之三板孔子之所謂己  
即舜之所謂人心孔子之所謂禮即舜之所謂道心  
克而復即精一之功卷一之第二十五板此三條一意也上

二條高明已論之矣下一條亦活看則只是分排如此耳非必以人心為己之私欲也然無乃西山自不從朱子中庸序定論而從初說如釋疑所論真以人欲為人心而栗谷先生之以為未安者無疑耶果若如是則今欲發明西山之意以為不然者無乃近於牽合而可笑耶更詳之如何

評君輔與懷川論大學別紙君輔固懷川答

問大學序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註番陽齊氏曰六藝非八歲已上所能盡究其事不過曉其名物而已十五以前是小學之日彼十三四歲之

人豈不能與於六藝之習哉內則曰十歲學書計十三學樂則六藝之習雖不可盡責於十五之前亦豈謂只曉名物而止哉

答先師嘗以齊氏說為非而谿谷是之內則十有三年學射御

辨疑所論者論文字之義也然名物度數皆文也與文章之文恐無異也內則成童學射御非十三年之事恐失照檢也齊氏所論不過曉其名物而非其事者固未安然如禮樂射御之事豈十三四歲兒之所能盡究哉熊氏所引學小藝履小節者却近實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註東陽許氏曰獨以八條言之平天下爲規模七條爲節目云云修身體也平天下用也以體爲節目而用爲規模則其果如何耶八條中如欲分規模節目則修身爲規模而格致誠正爲修身之節目平天下爲規模而齊家治國爲平天下之節目也

又問朱子所論就綱領中分其規模節目許氏就節目中分其規模節目來教明明德是格致誠正修之規模新民是齊治平之規模止至善又是明新之規模云云泛論義理則固當如此

若就許氏說而論之則恐未安

許氏之論無甚要切何須費力論辨然平天下乃明明德於天下也若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規模則不亦包七條爲節目耶謂允翁所論是泛論而非就許氏說論之者恐是

問退溪答高峯物格說曰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其隨遇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高峯答書曰無爲之體至神之用等語細看其間恐有道理不自在之累云云高峯此言實得或問理詣其極之意似極精當

退翁若以理有自到之神用既未安而高峯所謂道理不自在之累云者猶未說破明白亦未安何以謂之極精當耶

問物格格物章句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物理之極處

無不到也兩處吐如

此讀之者頗多似未安當讀曰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物理之極處

無不到也兩處文義語

勢自是一串而只加欲之一字於格物章句以別工夫與功效耳

兩處皆從

是讀者恐是所謂加欲之一字以別工夫

與功效者恐無疑曾與壽翁論此壽翁所述物格說一通儘分曉無餘蘊矣未知曾一覽否尤翁所謂帶於字看則分明又所謂若從

是讀則物理之極處將復到於何處云者皆未安若著於字則乃他物到極

處也何由見物理之到乎理之極處之自到猶言路

之盡處之自窮云爾安有到於何處之疑耶栗谷先

生兩讀無妨之說恐或記錄之有差耶如何

章句窮至無不到此至字正釋格物之格字到字正

釋物格之格字來示所謂工夫功效者得之

問致知章句曰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

盡也上知字就吾之已知者而言之下知字就知之所推廣者而言之

答補亾章小註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此註未安所謂已知者蓋因格物而已知之知也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知覺之知也蓋以此知覺之知而知事物之理因此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

又問來教以已知之知為最初格得之知果爾則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一段以前又先有一格物工夫如果出於格物之知則補

亾章必言格字之義以別之似不當只存已知二字也大槩以吾前日之所已知推究其所未知耳

此註說無可疑若如尤翁所言為格物已知之知則知有三層恐非本意誠如高明之所辨

問顧諱天之明命註雙峯饒氏曰動存靜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栗谷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靜中氣象中庸或問戒懼條曰若禮之事親而曰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戒慎即靜時工夫而朱子既

引此爲言則饒說不知其爲病栗谷所謂非靜中氣象者竊恐考之未詳

答朱子嘗曰但有視聽何妨其爲靜栗谷之說與此不同也

又問饒氏引用於靜一邊不覺其不可栗谷只主視聽而不以靜當之者終似未安也

饒氏說與中庸或問反復參看未見其有異辨疑所載栗谷先生說誠未安

問通考朱克履曰經言正心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退溪謂朱克履所

言正得其意經即傳之大文傳即經之註說如曰兼言體用則經傳皆兼言也獨言其用則經傳皆獨言也謂有異同則不能無惑也

又問來教又以傳文章句其用之所行爲經傳正心皆用之證若爾則經文章句所謂心者身之所主語類所謂心言其統體此亦專以用言乎

凡心言用則體在其中但體無形而用有迹當從有迹處用工夫故聖賢論心多從用處說爲此故也鄙意恐不必如此紛紛也以爲言心之用而體在其中

云則經文傳文章句或問上下所言無不通矣  
辨疑所謂用得其正則心之體亦隨而正一句則恐  
未安體正故用正用正則體正可知云爾非用先正  
而體隨而正也

朱氏曰經兼體用言傳專以用言退溪謂朱氏所言  
正得其意云云高明所謂經傳初無二義不能無疑  
於右說云者鄙見亦然

來教朱子嘗曰唯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  
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據此則經傳本意皆  
主於用而講義或問恐是推本而言之之意也

云云朱子云云似是大綱說恐不可以此斷謂  
經傳皆主於用也

來教又曰蓋體不得其正則用何以得其正乎  
未發之體恐不可以正不正為言云云未發之  
前固不可論體之不正而然其所謂不正者豈  
體中兼包不善之謂哉心之體至虛至靜本無  
不正而惟氣拘情熾心動於當靜之地據其當  
靜之地而失其靜者而言則即體之不正也是  
以中庸或問曰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  
而大本有所不立其曰大本不立者亦豈非體

之不正者乎然曰體不正終似有病曰體不立則不悖朱子大本不立之旨矣

尤翁說曰經傳本意皆主於用而講義或問推本而言又曰未發之體恐不可以正不正言云云上一款則鄙意亦然然所謂推本而言者非故推其本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用一串故不得不從體上說來也下一款則高明所謂大本不立則豈非心體之不正云者固是矣而然以栗谷說見之則大本不立者不可謂未發之體也名理之言不可以毫髮差也更詳之如何

來教曰朱子論其病者無如所謂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而此皆以用而言云云傳文心有所則不得其正此言體不虛則用不得其正也大槩有所者前事已過而或留滯後事未來而或期待以時言之即其當靜之地而今乃無事而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如鑑未照而先己不空如衡未稱而先己不平矣豈非心有所累而體失其虛耶傳文在正其心之心即經文先正其心之心初非兩心而經文章句

既釋心之包體之義而曰心者身之所主也則  
一心再釋似無其理故於傳文章句只就心之  
病而言之者恐是文義之固然經文章句既包  
全體則傳文章句雖曰主用而言傳文大旨則  
不專為用可知也

所論大槩皆是心之體用本來一串敬以存之則固  
體也而方其察時乃用也今以鑑衡喻之空與平其  
體也妍媸俯仰因物賦形其用也妍媸俯仰得其正  
者以其空與平也不得其正者以其未空平也今有  
人若言妍媸俯仰之正不正則解之者不得不從空

與平上說出來而實則人只言妍媸俯仰而已不可  
以空與平之在其中而謂不言者為言之也爭此章  
之論體者亦猶是也夫然故所論體用非不是而在  
本文則終歸於推本而足其未言之義耳此愚所謂  
不必如此紛紛者也

來教曰經傳之文實無言體而朱子急於曉人  
必先從本源說來云云如曰朱子急於曉人先  
從本體說來則何不於傳文工夫條先言此義  
尤翁說曰朱子急於曉人先從本源說來云云說用  
則不得不先從體說非必急於曉人而後從本源說

也如何

問正心章章句曰一有之而不能察章下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其不能察則同而下段之更加密字何哉蓋誠意從善惡上說比之正心則粗底也正心從留滯期待上說比之誠意則精底也章下所論並舉誠正故特加密字以示工夫之有殊蓋對誠意而言非有疎密而然也

正心章下更加密字誠意粗正心精特加密字以示工夫之有殊云云此說未安上文是平說故只言察字此更提說故加密字喚醒之耳誠正則固不同而

察字工夫有誠正之殊耶

己上諸條有若干零碎處外如心之體用之說人心人欲之說本性氣質之說物格格物之說皆義理肯綮之處學者沒身從事而猶患未明者也而今皆洞然見得次第條理毫縷不紊其用力之勤而所得之淡己如此令人不勝敬服然而猶不敢自信從而講問不置此尤見虛心遜志進學不息之工夫此實斯文之幸也鄙人本以鹵莽之學孤露以後益以荒墜及此衰境舊茫新昧質質如初未始有學者加以病蟄離索無與警益撫玩光陰常自悼歎不料高明之



不鄙辱開以誦誨之端所以喚醒昏惰者爲賜已大矣因得以聞所未聞得所未得其何感幸如之三復之餘謹以臆見論列如右其不避僭踰忘其固陋而妄爲此者實感高明委示之義而且不敢蔽蓋自隱不以求正也惟恕諒而訂教之幸甚

承多少示教爲增悵然路傍多事亦知雅意之不喜一遷汝中已無意味又必以吾人填窠何事耶令人慨歎然隨遇想有以自適且非如汝中之多眷不至如汝中之徑歸也從此非但奉晤之未易病螫人事書札亦難如意惟願進學彌勇任道彌重如覺吏役

之妨功則却不如歸從所好之爲專也既己有志光

陰之虛費可惜相慕之淡未免縷縷千萬心諒

丙寅五月

聞沈生言官事簡靜精力無減至於燈下看書不輟勤厲如此其進何可量耶前日所疑栗谷人心之說適據浦老遺稿見其所論亦疑於此或未得見耶凡看書活看則可通粘著則有礙然析理不明則所謂通者非真通此爲可懼所以貴乎朋友之講磨也顧此罪螫日以離索撫玩光陰只自悼懼不但秋懷之慄慄而已所索文字當時一覽而置之今搜諸故紙而無見矣四七說則未曾得見矣然高明正於此時

明齋遺稿卷一  
敢以此等語筆之於書其膽大可謂過子龍遠矣可  
呵所欲講於朋友者何限而無由盍簪臨書悵然

月五

卯丁

簡面二字前既一再披控矣私義之不堪承者不  
必更言而書札日用之間何必標題如此使落他  
眼豈不招其笑譏而添此罪戾耶且猥以同志相  
期亦不必以如此文具強加也此後與書切望減  
去幸甚

未見常思一會既見又却怱怱於玄石亦然歸來窳  
谷依舊離索有時延佇獨自悵然意外逢賢胤袖致  
惠札披玩以還慰感難勝第轉徙而北相望益遠何  
歎如之抑長在朱墨之中雖云仕學相優亦豈無妨  
奪之患和叔亦為左右慮之想赴官之路得與之講  
討也然聞邑雖大而事則少其比龍安之賑政振威  
之孔道不翅閒暇矣牛刀餘刃琴閣看書于以行所  
學於百里不猶愈於城市之膠擾耶惟喚醒二字則  
不可不以時加意也如何顯道蒙 恩賜環得解高  
堂倚閭之憂幸何可言常以其離遠親側為淡慮今  
而後可以相忘於江湖矣相與共守括囊之義庶不  
至復犯和叔之戒也

戊辰  
二月

子貞所傳見問之語則無是事矣落落相望盍簪未  
易而書尺懼煩惟事寒暄離索昏陋無所開發此實  
可悶奈何前日所論人心道心之說西山所論異於  
晦翁本旨者聖學輯要已論非是矣輯要之書間於  
肯繁處輒加辨析曉然明白最令人省悟未知曾用

工夫否

己巳臘月二十八日

衰憊漸昏人事已絕數三同志之間亦不能時以一  
字申其願言之誠餘事可知矣意外忽承惠札如奉  
一場清晤其慰離索何可量耶第審冬間又經疾患  
靜養之中應少感傷之端而何以有種種然攝理

有方存省無間想有日新而不已者恨無由奉叩緒  
餘以資警益為增冲悵也彥暉未成捲來之計姑此  
棲棲方來住此中院齋欲過夏耳所難承重之服鄙  
意亦然常以為通典賀循之說既不為家禮所載恐  
不得承用矣未知如何通辨二冊依受其衛道之功  
盡於栗谷之跋矣亦曾見通紀所論吳康齋處否其  
筆鋒可畏矣拯比來眼疼之證日甚不敢繙閱無以  
消日苦悶百志俱灰惟待死期無可言者五申  
別紙再蒙開誨豈勝感戢所爭無多只以小紙籤復  
於紙頭以備裁察耳禮文猶有註疏等文字辨論有

據而最是論義理輕重得失無形可見實寂難雖目前一小事人之見必有過不及不能相通亦可笑此中自于敬逝去後凡百無與商量又無朋友在近者甚有悶時也恨無由相近而資警益也拯盲聾尸居有時溘然若不難離索頽塌無以善此餘日奈何頃者令從姪獻納來訪信宿而歸其學識非流輩之所及淡可敬也

癸未六月

終季不得聞問每東望馳情而已即因高城權汝柔來訪聞間者有楓嶽之遊載禮書隨處講討云氣况之清健用工之不息可以想見矣為之欽歎不能已

己也汝柔又示其優覽所辨訂者類皆精密尤用味玩顧此病昏精神無餘觸處茫然誠可媿也汝柔今寫一件欲委重於左右云甚善幸須一一照勘俾無紕繆之處以副其就正之誠如何松潭院齋時或一往否嶺東上下先賢遺蹟惟此一處曾於東遊時有一篇陋句略道鄙懷矣臨瀛多士子亦有可共學者否時聚講習以為倡率之地必不無興起於風動者矣幸勉之也

甲申五月

慕用之誠非無一候之便而病昏日甚人事自廢餘日無幾朋友盍簪之益杳不可得每念到悵然而已

禮疑冊子淡荷投示此却何干於近日事而乃有此  
遲疑耶謹依教付籤於紙頭而心氣凋耗不能研精  
於此等文字久矣平日所聞知者殆盡忘失無足以  
奉答講討之意媿歎而已所蒙 恩命尚未解免一  
味憂懼畢竟惟俟違 命之誅耳平生所守非他只  
是非才不足以有為故不得不退守私分耳來教以  
時事為言此則恐非知我之言也惟以世祿餘裔蒙  
被 國恩至於此極而終無一分報效將無端老死  
於牖下負心忠孝當死有餘責矣撫躬悲悼已不逮  
矣奈何如吾執事既已底行而不免虛老於事外每

為世道慨歎也

己丑五月

冊子所論頃於汝柔行中得之略與論說使之歸復  
矣今承申論尤明備益以欽服也第重違勤教復以  
鄙見逐條付籤以備裁察蓋上食一事自溫公橫渠  
朱子所論以及退翁從俗從厚之說不翅明白已為  
通行之定禮西溪之只據古禮決意罷之者只是一  
家之事耳特攻之者至於已甚又賺以他意且不顧  
古禮與先儒之所嘗疑難而直驅之於不孝故人心  
不平耳相與講證其是非亦何足秘諱也 至月  
自哭明村以來孤子情事益以忽忽每欲一書奉候

兼申此懷而神昏氣索百事不能自振日夕耿耿以至於今昨於兒輩之還伏承令惠札披復三四寶如一場面晤欣豁慰感何以盡喻惟是相望杳然之示更令人黯然逝者已成千古存者無幾而亦且落落如此况此朝暮人事安有更奉之望置之勿復道可也向者經年匪據幸得蒙 恩解免而崇資樞府都是分外尚在身上惟一味惶恐而已視聽日以隔塞精神亦日以昏昧有同土木偶人明村在時書札無虛月而必有提撕喚醒之益今已失之傍無朋友日覺鹵莽未死之前此最可濯紙末有後便教示之意

而昏忘如此恐無以仰復此事亦將廢矣奈何庚寅五月

前秋因我而得罪者三人尚在謫中如身負其罪食息靡安日夜蹶蹶而已平生蒙被 國恩至於此極而竟無毫分報效惟有一心在於並世君子每獨吟耒耜四隣之句而以令之袖手閒居為慨矣今則已到懸車之境想益難動也豈勝歎咤惟靜養益厚德學日新以副一時士類之望區區之祝也明村初期忽忽已過人生如逝水之不可返愴痛奈何比得見其甥金台文集所見之背馳如此其懇懇至誠之終不得合宜矣亦可追歎辛卯三月

前日妾子之子承事承教釋重字之義頗的確  
意欲從之矣頃有朝家收議已成定式此後則似  
只當遵行定式矣蓋妾喪承事雖重字之義如所  
教而終似未安矣未知因誰家事而至有收議耶  
朋友間往復文字不能臆置前日俯問者未記何事  
所謂雜記疏庾氏說非玄石之書似是鄙人質於玄  
石者也其時彼此書今無可考而更思之後喪葬前  
行前喪虞祔終似未安庾氏說似難從也婦喪舅與  
夫所主之異同既有同宮異宮之辨前者此中所遭  
則同宮故專用父為主之禮子婦與孫婦何殊以此

不能躬祭則祝辭皆用使字矣所教主喪與祭俱存  
兩說喪則父主之祭則夫與子主之云者誠為半上  
落下反不如專主一說之為便如何今士大夫家雖或  
父子異室而居實則無異於同宮專用同宮之禮恐  
無所妨矣若如賤庶之遠居者則方可用異宮之禮  
題主與祝辭皆以其夫與子主之矣未知如何主身  
旁窺之義常所未曉欲得先儒所論而未得每擬一  
奉叩者故孫兒敢有所稟云未知何故獨無說義處  
耶

庚巳  
閏月

與崔善餘 世慶

別紙謹悉况於前喪既為徑情之禮今不可因前過而又為越禮之舉似當謹守禮律而於心以為不安則致謹於飲食居處之節以為自盡吾心之地可也至於解官心喪則未知其當蓋祖孫之間以有恩而加服則亦可以無恩而無服矣橫渠之論為正當道理且若定為父子之名如侍養之為則猶可依國制養父母之制而為之也今兄上有慈夫人而祖孫之名無改則進退無可據者未知兄以為如何至於一家形勢情勢之論不須與論於此間也

丁未三月十六日

戀遡之中情札忽墜披玩以還感慰沒量冠子挹孫

情境津津晚福可謂不淺弟夏秋以來益以善病殆無寧日神氣益乏下山之勢無足怪者舍弟廉謹之衰榮感雖極而惶恐亦淡昨蒙津職之除不敢不作謝 恩之行強病冒寒方以為慮耳老農非不勤而口多食眾餒在其中况季運之如此耶弟家亦以兒子夏秋再作洛行因以赴官之故種與收俱失時孫兒輩方糊粥度日亦可笑也所希凡百加愛慰此闕別之懷也

乙亥十月十九日

頃見解榜見令胤之名為兄遙喜第科名不是第一事業須令更勉於大者遠者如何立身揚名以紹先



業不在於學問乎苟志乎學美質年少何患於不至也見兄以一解為深喜故略布區區耳

己酉八月二十九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六

